



商務印書館
行

戎馬書生

不八十九編

第三集

239



戎馬書生

英國楊支原著

閩縣林紓同譯
靜海陳家麟

國書局

第一章

英皇愛得挨得第三臨朝時。國中雍穆富裕之氣爲開國以來所不經見。其始百姓頗梟悍難馴。然盡列尺籍伍符之中。出疆搏戰。中國留者多謹慤之士。故風俗日見其醇。且英皇能國修其內政。直跨列強之上。此時方當封建時代。諸侯人人立堡自衛。然平民亦有廬舍及城。在在咸露雍熙氣象。不形衰颯。雖新有建築。亦皆燦麗無誇。特一足一迹。人懷虞心於屋宇。初不留意。中有一村名林武得。必有足。無論搢紳編戶。咸夷然自適。村居稍毛西忒省中。村

有古堡砌以灰色之石堅乃無尙繚垣高碉景狀皆若矜其富有觀者一望卽知有先勳於國故享此藩封堡有大門終日長關但以香木爲之不裹鐵不加鎖一啟卽啓其關非所以備不虞也堡中一片草地花朵盈盈春來爛如雲錦有烹餽司者爲堡中長史凡府主之親屬悉長史授之武技而所種之花則爲長史旦晚遊賞之地一日薄暮天氣極佳長史立於庭除不冠而露頂項髡矣顏色雖絳然帶微黃貌肅而恭似知足而無求者以面向府主夫人意欲有言而夫人方竚立階級夫人輕盈而美然玉容清減方立聽長史言聽時微笑殊非得意之狀似笑中挾有隱憂者長史之告夫人蓋將以法懲一個人以個人倔強不聽府中號令也夫人且聽且視一孺子孺子年可七八歲而英偉之氣已含眉宇之

間。則夫人愛子也。孺子方據老戰馬鞍上。有一少年引轡。可十七八歲。引馬迴環院中。孺子呼曰。母氏吾能把轡。無須季父尤司太爲我馴此馬矣。長史方言佃戶事。復啓曰。夫人吾已明戒佃人。謂府主已免爾徭役無數。爾不知感。且緩納其租。余安能聽爾所爲。夫人平日待此下輩恩逾其分。彼習於偷。將有狎我之意。且乘府主威。基奴外出。而敢橫猾至此。夫人曰。府主一出。而羣佃遂至跳梁。宜哉。昨得一被創小校來言。府主將立歸自兵間。久乃不至。吾心至以爲盼。頗覺度日若歲。夫人語未竟。尤司太曰。我意阿兄不久必歸。伊璘娜嫂氏可勿怏怏。阿兄卽淹久於外。爲日無多也。夫人曰。恆言立歸。歸究何時。令予久盼。莫能自耐。幾於屏不致念。卽使來歸。亦類佳夢。匆匆立醒。蓋歸不移時。卽須扈蹕太子同出。尤

司太曰。嫂氏胡不偕行。卽余亦當隨征。請嫂氏觀我之戰畧。不落人下否。果吾兄以我爲能勝。長矛及盾者。則我決行。長史曰。公子尤司太。果能如我當時所見之人物者。語時搖首不止。復曰。不必取校他。但以府主威基奴言之於爾已。絕不相類。府主戰於科雷司時。爲一千三百五十六年。此戰卽隨太子纛下爲年甫及十五。已大得勝。着尤司太曰。吾之不能踵阿兄之後者。非我之罪。時不我與。長史當能知之。長史曰。然公子當謝我。我頗信公子之志。嚮能効命於疆場。然我之所嚮往者。終在彼桓桓之士。長史語已。尤司太未待其言之畢。卽止之曰。勿言。且靜聽外間鼙篥之聲。夫人亦曰。此林武得軍號也。府主兵隊歸矣。以手自搓呼謝上帝。尤司太卽騰上馬背。與孺子同出堡門。過繩橋至高坡之上。呼曰。前

導者吾家大旗也。旗白色中作藍。十字飄揚空中。騎士擐甲斜陽方落。甲光照眼。尤司太下馬。卽曰亞塞。吾姪爾。不觀林武。得槊騎歸邪。爾且勿下。縱轡往迎。若翁示爲將種。於是尤司太以轡授亞塞。己則步迎來騎。可二十。前導二騎。一高碩而尊嚴。髮短而黑鬚。則黑而虬顏色。雖被驕陽。然尙威猛。冠藍絨小冠。盜則侍者。將之尙有一騎。乃尤高瘦。峭剛猛。鬚髮皆黑。且亮顏色微黃。隆準秀目。齒白而整。第一騎至。一見尤司太及亞塞。卽下馬抱提親吻已而夫人亦至。彼此互抱夫人悲喜交作。夫人之後。則家之老牧師塞羅。亦出牧師之後。則爲長史烹饒司騎士者。府主威基奴也。與家人旣相見。相將及門。次夫人斜倚其肩。孺子則密依其肘。邇邇入門。少頃威基奴謂同來之騎士曰。加士騰我家歡迎壯士。卽迴顧。

曰。夫人及吾弟。吾爲爾介紹見勇士加士騰君。今職爲伊司快。卽清之副將。於是彼此間訊後。威基奴遂挾其妻與弟及子入中堂。尤司太見兄嫂方敍離悰。立引退時。騎士盈庭。尤司太欲出觀其盛。騎士方解鞍轡。或拂甲拭盞。而鄰之親知爭來問訊。厥聲喧然。加士騰則中立。部署騎士。或與之乞假。或稟白歇馬。後事宜。加士騰一一區畫。長吏烹饒司亦旁立。頗露不憚之色。似憎一分權之人。且加士騰法人也。口吻微別於英語。烹饒司尤不悅。惡其異族。尤司太已覺。趨至其前。而烹饒司已行。口中噴噴言曰。府主所令。誰則弗從。然吾意殊不愜於法人也。方吾年輕。未嘗慕此。今則百事均效法人矣。府主奈何引盜入門。加士騰本加司坑人盜鄉也。故烹饒司以盜斥之。時馬隊中法人參半。烹饒司復自語曰。騎士

半屬英之苦人。其半盜也。尤司太遂不進問。乃至加士騰之前。敷主客之禮。加士騰先曰。此爲耐貼（大將）。威基奴府第邪。佳哉城堡。受圍可十四日勿懼。尤司太曰。伊司快歸自兵間所攻城堡。不少矣。加士騰曰。吾爲人守雅露白雷考忒砦。被敵焚燬。燬者爲伯爵伯也思。自是以來。吾大戰三次。攻嚴城二次。其餘所見者。莫復省記。尤司太曰。伊司快閱歷如是之夥。吾則但見拖騰中軍隊點名而已。尤司太言時。本自媿赧。加士騰卽慰之曰。幸勿自餒。公子年少。來日方長。觀戰殊易易耳。公子果住包爾皮一年者。足抵他處四年之久。已而曰。公子方讀書。然吾常聞耐貼威基奴言。公子歎而難臨敵。證以今日所見。初非恇怯之倫。加士騰且言。且周視。尤司太氣格骨相實。則尤司太軀幹弗高似荏。然四肢頗効健。

而輕捷容儀雖溫雅髮作栗色似無洸洸意態然二目耿耿射光但以目光卜之已一洗書生之習儼然大將威儀加士膽視已卽以手拊肩曰鄙人相公子蓋糾糾將材也吾必教公子以武技不成勇士不止因曰公子知用槊乎乃持地上之槊示之加士膽先試其技而尤司太亦立獻其所長加士膽深以爲異已聞餐堂鈴動二人遂止

第二章

威基奴之居林武得久遂以爲氏家世忠孝敬事皇室唯其忠也往往爲人所中鄰堡有勳爵曰克老林翰氏乘林武得爲皇室敗於叛黨時則出兵盡收其產業林武得之先名休古者於伯爵西門合黨叛亨利第三時在一千二百六十四年揭竿於柳伊司王

師大敗。休古佐王爲西門所虜。以力逼西門出產授克老林翰。休古兵力偉。位望亦崇。迨見擒。遂喪產於克老林翰一族。及一千二百六十五年。皇室復勝。敗西門於伊威苦木。休古歸朝。然失產竟不能歸。嗣有亨利者。卽爲威基奴之父。亦襲勳爵。事愛得。挨得第三。及愛得。挨得第二陣殞。亨利幸逃得不死。已而諸侯復叛。亨利復喪其田於克老林翰伯爵家。其所以喪產者。則愛得。挨得。第三。奪而予人耳。亨利忠於王室。胡至。奪產。以是時。皇太后垂簾。任宰相。毛提木。英王。冲齡。后與宰相專權。故亨利以忠受禍。已而愛得挨得第三。浸長削東朝及內閣之權。而梢毛西忒郡人譁起。逐克老林翰一族。以原產歸林武得。而克老林翰伯爵老而貪。知乞憐於英皇。英皇必不之許。遂置弗校。而亨利遂復故業。已而捐館舍。

亦無覬覦之人。亨利長子。卽爲威基奴。少小已入軍籍。爲常備軍宿衛。乃大荷寵眷。東宮爲黑太子。以武功顯於時。而克老林翰。固於林武得有宿憾。顧爲時久。釁隙亦漸夷滅無迹。兩家旣釋憾。威基奴夫人。卽爲克老林翰家名媛也。夫人爲宿將之女公子。其父死於不列顛內之役。而伯爵克老林翰之子。名夫魯克。與威基奴交契。至縝密。於是二姓以姻姪之故。往來無間。時老伯爵喪偶。續娶夫人曰拉培爾。亦爲威基奴外家之室女。尤司太者。尙有穉弟。顧皆幼殤。故威基奴之弟。但有尤司太一人。尤司太少時弱不勝衣。父兄惡其羸。以爲不勝兵盾。初不着意。且見武人擐甲赫然震懾。於是父兄愈不之重。尤司太少時。恆依其母肘下。自聽保母述怪誕之言。歌神絃之曲。旁及教書。至馳馬行獵。校技舞槊之類。

均不寓目。近五年來。意態都改。軀幹漸健。膽力亦壯。遂亦留意技擊。並讀英雄列傳。生其亢毅豪勁之心。日用功於舞劍挺槊之事。思欲自効於東宮志嚮。旣定益留意。長史所授之藝業。顧長史所習者。均不入於時賞。迨加士騰見長史仍守故轍。心不謂然。時加譏刺。且云軍中械仗兵法。與時俱新。其恆言。則以槍礮爲捷疾之武器。長史聞言。大不謂然。果軍中專恃彈射之力。則刀劍矛槊之屬。將匣置一無所用。且歎府主督不識人。乃取異種爲副。果得壯士者。英倫寧無其人。胡取此謬舛傲兀者。時林武得堡中。亦改舊觀。府主時延村中父老爲雅會。於是村人以飲食過從。無虛日。或校藝。或行獵。日聚其村人爲消夏計。威基奴家居可三月而軍帖。又至趣至。兵間屬鄉。克司戒公爵麾下。以兵赴南沙。木騰搏敵。

時黑太子允助卡司忒羅國王柒忒勞。柒忒勞有弟曰塔司馬累。
僭號逐柒忒勞故乞師於黑太子。威基奴既受軍令。遂振裝戒行。
然心中頗怪太子。胡爲允助殘人。於是頗怏怏不自聊。夫人頗極
淒戀。威基奴曰。余此行遄歸。更不出山。此殆爲末次矣。當挾愛弟
尤司太同出。領略兵間險阻。及行陣出沒。余更同格西林決一勝
負。歸後決除軍籍。行樂田間。部署羣佃。宴集父老夫人。以爲如何。
者方夫婦語。曉而亞塞適入。曰。自拖騰至一賈人。以二驃駄精甲
良盈。及矛盾之屬。陳諸院中。吾家人已爭集視。威基奴卽匆匆出。
則所部健兒人人爭飭行事。羣集階前。檢視兵器。加士騰與烹長
史方爭論器之良楨。威基奴止之。卽謂加士騰曰。爾視此果胄何。
似加士騰曰。在包阿度中。欲得此物。其價削。於是間一半。且得精。

品顧包阿度去此遠而尤司太務在必需語未定而馬蹄躡踏之聲已紛騰於砦外卽見一高年之人盛服偉貌初非凡流騎後隨一少年更兩騎則侍耳威基奴及尤司太卽降階迎揖來客威基奴曰斐里逼別久此來爲送行邪斐里逼曰吾頗快快別爾言後卽下馬尤司太爲客引其銜勒斐里逼曰吾鄉如爾之爲人不易輕別也卽顧尤司太曰謝爾款我卽呼隨騎少年曰利安拿汝隨威基奴將軍行足以嫓軍略知兵間事試觀尤司太氣概禮衷偉然一丈夫矣爾鑿處村間胡能嫓此於是利安拿亦下馬與尤司太並立流目四盼然全神則注射加士騰加士騰軀幹旣高臉又純黑利安拿則節節揣繪其音容無復他瞬威基奴亦介紹客之父子面加士騰各致忻慕之意斐里逼爲先輩而加士騰爲部

曲不能不致敬。恭爲禮後，卽退立兩少年之側。加士騰謂利安拿曰：吾方品第甲冑。公子之意安屬？利安拿默而不答。加士騰奇愕，以爲覲覦，卽避去之。與斐里逼請面夫人，談敘移時，遂延客同館。主客均集廣廳之中，大衆歸座。席間利安拿與尤司太同坐，與老人座少遠。兩少年遂密邇相語。利安拿曰：尊兄擊君同行殺敵，君意以爲如何？我意君殺敵或強於攻古人之書。君試思吾隨侍老人至此，又何爲者？老人言吾此出必隸耐貼將軍麾下。老人本意就克老林翰習武畧，以克老林翰與吾家故有連，亦嫾於韜略，旣而變計從君家耐貼矣。然其所以來者以尊兄被東宮寵眷，將用是以自躋於升塗。尤司太曰：君亦同我兄弟赴包爾度鄂利安拿曰：然。尤司太曰：吾至樂聞是，吾老友投契深，亦宜并命以撲敵利。

安拿徐徐言曰。尤司太。吾至不悅。此黑醜之偏裨人。言彼爲穆爾。回教人也。尤司太大笑。卽微語利安拿曰。是人名加士騰英武無尙。非回人。蓋加司坑人也。而利安拿仍不信。曰。信基督教國人。安有黑面而白齒者。且是人兇頑健碩。似非善類。尤司太曰。其人貌寢而心良。授我技擊。較烹長史爲優。安利拿聞言歎曰。但願能如君之言。吾生平習武。思之尙復心恫。無如屈於庭訓耳。尤司太且告我。句尤司太言曰。止塞羅牧師已將禱告矣。吾輩宜進而承奉尊客。並奉最後之盤盃。禮畢卽歸座。尤司太旣行。利安拿不懌。謂己方有言。乃匆匆遽行。無禮甚矣。吾遠來習禮。卽習此狂悖之禮。邪。飯罷後。尤司令引利安拿至院中相馬。並檢視新購之甲冑。二人旣出斐里逼。卽述來意。託其愛子威基奴心滋弗憚。願以交誼。

深不復峻郤卽曰屬我部曲固不敢辭惟此行歸後欲息影蓬廬
不再爲東宮騎士矣斐里逼曰此寧致仕之時國中飛將如爾者
東宮寧聽爾垂楊生其左肘邪且東宮知遇深兵畧動必諮詢度乞
休之牋烏能署諾威基奴笑曰深荷扇獎我洗洗一武士胡解機
宜唯疆場肉薄時或資於下走舍是何與大計脫此役獲竣太子
不再用兵我亦何爲僕僕於外斐里逼曰吾意正欲爾長征於外
足以陶冶劣子成就唯吾子得隸蠶下則將來成名卽在是行且
貴介弟顧視非凡必爲偉器潰部加士騰亦英偉動人卽用以詔
吾子亦足深恃斐里逼語未畢威基奴卽曰加士騰良佳士不雅
貌偉武技亦精良事我二年唯有時頗自用舍是以外均無可議
蓋稟承吾令匪不如志凡吾所言未嘗有忤吾愛弟卽託其人卽

猶君以佳兒託我者。斐里逼曰。謝君垂青。君部署如是。佳弟必成。然吾尙有言。爾見信於東宮。吾兒仕進之階。悉歸君之掌握。願於太子之前。延引則老夫感尤。次骨威基奴曰。賢子託我。必爲吹噓。唯成功在己。胡在於人。若置之青雲。則吾力胡逮。斐里逼曰。所求只是焉有他望。遂執手而別。且曰。下禮拜一日。吾更送利安拿至此。

第三章

臨行之晨。威基奴令所部騎士。皆擐甲。矗立院中。挺如石象。烹長史。自引一駿馬。待威基奴。另一烏雕。則爲尤司太所坐。兄弟灑行。爭戀戀。不忍出戶。夫人則臥其懷中。慟哭。威基奴曰。夫人勿爾。吾此行必急歸。唯吾行後。爾須當意夫魯克。與之往來。不宜怠忽。正

欲有言。忽曰。爾悲痛如是。知我下此將何言者。汝竟以哭聲亂之。卽顧牧師曰。塞羅先生果吾此出。猝遇不幸。則請先生關垂吾妻。及吾愛子。牧師曰。此吾責也。惟願將軍前此所失之物產歸其故主。斯大幸矣。威基奴曰。已有成命。不久當償吾舊物。此時固可陳奏。第在行軍之際。不宜語及。故產迹近要。吾妻多病而弱。唯先生高年爲之照料。庶慰征夫之心。復顧夫人曰。爾哭如淚人。試問長征之人。道途中焉能釋諸懷。抱噫吾妻暈矣。卽呼曰。伊璘娜。句塞羅曰。行也。夫人決無事。不必淒戀。以增離別之悲。威基奴曰。然。唯吾夫婦遠別。如何能忍。卽謂其子亞塞曰。若翁行後。爾當善事爾母。且時時告母阿爺。遄歸。則若母必聞斯言。而慰吾兒珍重。上帝佑爾。遂顧尤司太曰。吾弟行也。二人立出。長歎上馬。尤司太尙。

夷猶少須亦出邇迤過繩橋矣威基奴力鞭其馬上道俾遠此城堡不令觸目成悲然心中仍戚戚也行未數日至南沙木騰卽於此間登舟過麻路趣包爾皮又自包爾皮至大克司大克司卽太子屯兵之所留待其弟此時已見大克司城壁壘星羅四圍草綠若氈白幕四合幕上咸露大纛書大將之名此外有紅十字旗飄揚於中軍其餘尙有兩旗均作獅子形尤有西班牙國旗南望則爲悲倫尼司山其高極天戴雪如銀西望則大海茫茫碧與天接尤司太勒馬四望風景澄鮮可愛加士騰立馬其旁指示諸將屯營之所且一一示之以名加士騰方指顧間卽聞霜蹄蹴踏之聲有一小隊之軍至加士騰勒馬呼衆立正而來軍亦駐馬不前來將年可三十六歲然丰姿佳妙殊不辨其爲三十許人威稜已洗

洗可畏。第不流於獷悍。冠上雖不加駝鳥之翎。然以尤司太眼光度之。已知爲黑太子。太子曰。吾至忠懇之威基奴。吾祝爾道行平安也。此間軍行。非若來與不可。且余弟羅翰。至乎威基奴曰。至矣。親王一旅已入砦門。太子曰。隊中有清俊少年。汝之宗英乎。威基奴曰。臣意欲其人。變其穉嫩之色。能成爲壯士容者。良佳。此卽臣弟尤司太也。弟向不出。留以承事山妻。故染閨閣之習。太子曰。無傷也。得卡司忒羅陽光。稚嫩之容。行將立變。爾所部良佳。足見爾一州之人。能擇帥而尊從軍。其心至聰瞭也。威基奴曰。此一騎爲斐里逼之子利安拿。斐里逼亦英國中桓桓之壯士。太子曰。慰甚。吾事方集。需人至多。晚來可至。余帳御飯。語已匆匆鞭馬而行。太子旣行。加士騰曰。尤司太汝謂太子如何。尤司太曰。太子英雄。

人吾輩隸其纛下卽馬革裹尸甘也。利安拿曰此卽黑太子乎。何其語言動靜一如恒人。遂卸裝帳幕。威基奴遂引諸人朝太子。太子帳殿甚高。一望卽知爲行幄。幄中列長案。太子高座。威基奴列侍太子。同時戰將相見大歡。彼此道故。下座則加士騰諸人皆偏裨之屬。太子中坐。左爲羅翰親王。右坐則不待辨。知爲柔忒勞王。柔忒勞雖長一國。然威稜遜於太子遠甚。望之不見其可畏。骨相亦殊不凡。乍見者決不審其爲王。但知爲貴族而已。尤司太又見一人。偉然高碩。則參道司也。尙有一人。名賀蘭得。年少爲太子假子。又有二人。名阿里物。此阿里物不久。卽爲太子之仇讐。餘多名將。所論皆軍中事。尤司太聽之津津。加士騰見尤司太神癡而目定。卽曰。尤司太爾患作耶。爾趣進牛肉於阿兄之前。加士騰語後。

引一壺之酒。並授之曰。同上阿兄將軍勿貽失禮之謬。方加士騰語時。利安拿頗不懼。睨視此二人久之。已爲同座一人所覺。其人黑面而虬髯。與加士騰相識。額上有刀瘢。陷其一眼。瞽矣。所衣着似爲副官。但承事前座之貴客。與太子接席者。此時以手自支其首。仰目盼注上座。忽見利安拿不懼。卽曰。汝少須亦宜當值進饋焉。利安拿不答。作怒容。髯又問曰。汝願進饋於上座乎。以我思之。不如更衣避去。不爲承應此役。利安拿曰。何也。髯曰。尤司太新來尙承是役。矧乃我邪。然中心殊不謂然。爾在何耐貼蠶下。利安拿曰。我威基奴部曲也。與黃髮老將同座者。卽吾主將。將髯曰。彼乎其人。驕而厲爲其所屬。動息皆罪。吾聞諸。鄉克司忒公爵言如此。利安拿曰。吾亦患其嚴。陽光甫上。卽宜爲主將拂拭甲冑刀槊。狀如

廝。皇。果。兵。甲。有。微。鏽。卽。變。色。警。戒。鬚。曰。吾。前。此。事。一。長。官。一。如。威。
基。奴。之。暴。厲。吾。居。帳。下。十。四。日。立。舍。而。去。唯。加。士。騰。則。喜。事。其。人。
先。是。我。三。人。蹤。跡。至。密。自。事。此。人。遂。爾。變。節。利。安。拿。曰。加。士。騰。之。
暴。亦。同。耐。貼。時。肆。譏。彈。吾。心。滋。恨。顧。容。忍。不。言。彼。尤。司。太。庸。弱。如。
書。生。而。加。士。騰。乃。謂。遠。過。於。我。似。我。非。出。世。家。夫。腴。田。千。頃。猶。不。
謂。之。貴。族。耶。鬚。曰。爾。何。姓。家。產。若。何。乞。見。示。利。安。拿。曰。我。爲。利。安。
拿。吾。父。句。忽。旁。至。一。副。官。爲。利。安。拿。左。足。所。梗。立。仆。於。地。仆。者。怒。
起。伸。理。鬚。則。助。利。安。拿。曉。辯。座。人。咸。起。加。士。騰。立。前。勸。釋。不。爾。彼。
此。伸。拳。矣。加。士。騰。揮。去。利。安。拿。遂。與。仆。者。引。罪。事。遂。寢。利。安。拿。既。
於。此。彼。父。貧。富。不。涉。吾。輩。之。事。詎。示。爾。以。豪。侈。之。容。邪。鬚。曰。非。也。

此。人。享。其。父。之。牛。肉。逾。其。分。量。腦。滿。腸。亦。肥。矣。加。士。騰。卽。爾。亦。過。
於。得。意。爾。生。平。嗜。英。國。牛。肉。不。如。加。司。坑。之。酒。悅。英。國。軍。律。不。如。
加。司。坑。之。自。由。然。何。以。盛。肥。至。此。我。甚。怪。悲。倫。尼。司。之。小。黑。狼。何。
爲。與。英。國。獵。狗。同。窩。而。宿。加。士。騰。曰。狼。有。牙。爪。汝。將。奈。何。鬚。變。聲。
曰。加。士。騰。試。告。我。汝。今。變。爲。英。人。將。何。所。望。於。英。國。加。士。騰。怒。曰。
我。固。無。所。望。於。英。人。然。亦。不。願。英。人。爲。爾。蹂。躪。因。自。思。何。以。斗。遇。
此。人。我。今。將。以。正。言。匡。利。安。拿。勿。爲。比。匪。之。傷。然。何。人。竟。致。此。豸。
蟲。諸。是。間。我。意。此。人。方。在。半。司。戒。羅。自。由。隊。中。也。大。將。旣。將。罷。席。
副。官。一。一。承。迎。後。遂。歸。座。就。飯。其。餘。則。諸。軍。亦。以。次。飯。加。士。騰。神。
注。利。安。拿。待。其。飯。訖。出。帳。歸。途。加。士。騰。謂。利。安。拿。曰。汝。奈。何。在。太。
子。帳。殿。中。與。人。爭。鬪。是。何。理。邪。利。安。拿。引。罪。然。尙。曰。彼。何。爲。踐。我。

之足。加士騰曰。汝何爲伸足梗人行道。我不嘗告爾乎。爾當隨我有所需。以應大將之求。爾當助我。利安拿曰。我但與鬚人閒語。不期足爲所踐。加士騰曰。爾此後勿與鬚近果爾。欲投金錢於彼囊中者。則可與言。彼固善取人之金錢。其術至工。利安拿不之信。卽曰。將軍但絕其人可也。餘可勿計。加士騰曰。利安拿宜思吾言。爾隨吾行。但馳馬運槊外。尙須左右主將。其餘吾亦不願與聞。此何如事。吾胡敢居爲人師。且吾旣無錢。虛擲卽有之。亦足自保。縱脫手爲樂。然亦一身之樂。不能助彼獨眼而虬鬚者爲夜度之資。更言之。吾名譽已立。人聞加士騰之名。頗加振懾。若爾者。甫出蓬廬。人焉能識。且在吾營中。非恃多錢。但恃能武。脫不聽吾言。見人表暴其富。則僉王將爭集而噭爾。然吾心重尤司太校爾爲良不。

惟智高而富又不如爾則後望寧有窮期語至此尤司太曰獨眼之鬚爲誰加士騰曰吾但知其人爲獨眼姓氏則未之知今亦不必問其名以我之見以立忘其姓名爲上着彼爲自由隊之兵所謂自由者無統轄之主將予之以利卽以性命爲售其人固勇而以擄掠爲職一城旣下焚掠淫殺匪所不爲苟無戰事則四出撞騙如利安拿者將來必且入其彀中尤司太曰如此汙賤之品格胡能入侍東宮加士騰曰彼膊背有力自能鑽入是間顧亦不能與上將爲伍明日大軍啓行赴悲倫尼司屯於山下數日待拿哇國王許諾方能度兵已而拿哇國王諾全師遂犯險而登山道旣險細泉合輕冰而流時與革履相忤而馬隊尤極難行加士騰生長是間熟於地理威基奴太息謂非加士騰爲導者則此二十餘

騎。萬難飛度。已而行過山道。山曰蘭西哇羅。既度。乃直趣卡司忒羅。尤司太馬上少間。輒攜英雄小傳。據鞍而讀。利安拿則時時與獨眼鬚密語。鬚善度人情。隨人所嚮而進語。利安拿好自誇大。而又惡軍律之嚴。鬚先意承志。投其所好。利安拿大悅。動息幾不之離。蓋落鬚範圍之中矣。此大軍垂至卡司忒羅時。鬚與利安拿道中梗概也。大軍既至。糧運頗不繼。以民間惡出王恨其以客兵復仇。凡可食之物。悉攜以遁。其果蔬未熟。不能提挈者。則盡毀之。太子軍雖乏食。尙嚴屯於伊百魯河岸。而卡兵之元帥。則法之名將。格司琴。二軍相距無幾。戰事已立肇矣。

第四章

明日遲明。朝曦甫上。太子大營角聲已動。於是萬角爭鳴。諸軍皆

起。加士騰及尤司太均。擐甲以俟。二人爭集。助威基奴理戎裝。利安拿。此時亦甲營中騎士。則引轡候其主將已而角聲復動。將卒均加胄。超乘至第三。角鳴。衆已爭出於戰場之上。分爲兩支。第一軍主將爲那克司忒公。及麥道司第二支。則黑太子及柔忒勞領之。疾趨赴敵。太陽已升。映射甲冑閃閃作光。而矛槊之鋒爲日光所射。亦發光照眼。已而敵軍大至。陣勢之峻整。人馬之雄壯。與客兵同也。兩軍漸近。皆整略如大閱時。僞爲對壘之狀。外史氏曰。吾書本當細述軍中之事。然前史氏佛羅伊沙忒所已言者。若更覆述。似掠人之美。吾故不爲。林武得所領騎士。屬那克司忒。搏敵甚力。而敵軍亦勇健能戰。已而太子自引勍兵助公。爵敵不能當。始敗績。威基奴所統。但失一騎。然所得俘虜。乃十餘倍。戰時正爲上。

午威基奴登高陂勒馬於小樹叢中謂尤司太曰尤司太汝爲第一日臨陣卽見兩軍苦戰一何幸也尤司太曰快哉敵軍甚敗已揭水渡矣且指河壘諸敗兵縱馬奔越之狀威基奴大笑曰爾不觀敗將盈上以黃金爲飾者卽塔司味彼中王也大呼下馬謂加士騰曰爾繞路出河壘至淺水之濱遮敵去路吾亦力追此虜主加士騰力鞭其馬前趣果見虜主之冠卽謂利安拿曰爾趣隨吾行尙有一將名英格蘭亦同行加士騰馬首力趨虜主且高呼此兩騎同奔加士騰馬快已如飛而去威基奴及尤司太步出穿叢樹而下鐵甲觸樹枝鏘然作聲未及一秒鐘兄弟已履平地正於此時威基奴邇虜主過河之路威基奴呼曰國王趣降勿貽伊戚王在荒懞中忽來一健將步而不騎舉大斧當威基奴王遂縱轡

過河此健將力撲威基奴威基奴抵以巨盾斧亦弗中卽疾進以
勇然來將軀幹雖小爲力甚巨數秒鐘中格鬪益力而威基奴已
着斧僵於地上敵欲擒取威基奴而加士騰及尤司太舉刃力衛
加士騰且戰且衛威基奴而尤司太則獨戰持斧之將移時英之
騎士亦將至而敵之斧亦益猛一斧立碎尤司太之盾然尙能効
支長劍翻飛但能自保不能趣敵要害且氣力漸衰敵斧已中尤
司太之盔盔爲斧力所震頭亦震震此一分鐘中尤司太筋力垂
敵忽聞其旁有人作呼禱聲尤司太精神復振而敵斧亦縮忽見
己之騎士四合兵刃交下敵之背後有一騎疾下其劍尤司太
呼止之然已不及刃中敵盔尤司太進挽敵臂曰汝今舍降無
策矣敵曰吾降矣汝勇而不尙陰謀滋可重也遂顧諸騎曰吾
已他大

甘爲俘虜不再鬪矣。卽問尤司太曰：「小將軍何氏？」尤司太曰：「我爲尤司太中創者。吾兄也。」語後自引其盃少露其面。降人曰：「爾臂尙宜練習。」語時甚有禮。且見尤司太顏色頓變。卽曰：「將軍殆初經行陣者。非加練習。無以自全。今且休矣。」降將雖言而尤司太若不之聞。但呼阿兄不已。此時威基奴偃臥草間。而加士騰亦中創血沁。出不止。脫威基奴之盜。瞷視其面。威基奴二目仍閉。中創甚重。臂已垂斷。尤司太旣呼且哭。曰：「加士騰趣爲我視之。有生理乎？」降將曰：「吾曾與尊兄對敵。初無勝負。不圖今日至此。然氣尙咻咻。或可生也。」降將語時。已聞蹄聲大至。沿河岸而行。大將則柒忒勞也。柒忒勞執刀上血腥。尙紅厥狀如虎。呼曰：「彼焉往？」蓋覓取塔司昧也。且云：「吾決不置之上。」此時降將已同尤司太加士騰移威基。

奴之軀他徙。後面。樊。武。勞。曰。吾。王。已。平。安。渡。江。今。日。雖。敗。必。復。辟。
王。且。勿。問。樊。武。勞。聞。言。怒。曰。汝。格。司。琴。耶。從。亂。助。篡。之。渠。魁。又。何。
可。容。兇。目。射。光。引。刀。研。格。司。琴。格。司。琴。不。動。睥。睨。弗。顧。亦。不。捨。地。
上。之。斧。迎。擊。王。復。欲。舉。刀。尤。司。太。趨。近。馬。前。曰。國。王。勿。爾。彼。爲。吾。
俘。在。律。王。不。應。殺。降。且。不。宜。屠。吾。俘。王。不。信。曰。汝。能。虜。彼。耶。請。見。
授。吾。殺。之。復。仇。吾。請。以。寶。貨。奉。酬。於。爾。吾。仇。得。復。爾。亦。有。利。焉。尤。
司。太。曰。舍。太。子。外。萬。不。能。以。俘。授。人。王。怒。曰。妄。人。汝。當。知。輕。我。非。
禮。也。尤。司。太。卽。舉。刀。曰。國。王。欲。殺。格。司。琴。當。先。敗。我。我。敗。俘。始。可。
得。正。於。此。時。從。騎。謂。王。曰。東。宮。至。矣。果。見。黑。太。子。從。數。騎。及。河。上。
王。見。太。子。長。跪。馬。前。致。謝。太。子。亦。下。馬。扶。將。曰。余。何。力。之。有。王。當。
項。禮。上。帝。尤。司。太。見。太。子。扶。樊。武。勞。恩。禮。甚。摯。心。中。甚。懼。少。須。樊。

忒勞啓太子曰此俘爲吾仇敵卽敵邑之亂黨名格司琴敵軍元帥也今已爲俘尙有一賣國之小兒乃袒護格司琴不令膏吾刃此何理也方王語太子時太子與俘彼此爲禮太子正語棐忒勞曰英國之律不殺降人於是尤司太趨進啓曰臣請獻俘馬前太子曰謝爾能軍爾非威基奴稊弟乎若兄安在尤司太啓曰臣兄負創甚重僵於草間太子大駭曰確耶吾心至不懼卽至威基奴之前引其手言曰勇將威基奴今何如威基奴呻吟啓曰殆矣臣初意欲擒塔司昧竟不能得太子曰勿悔吾甚服爾騎士之能戰然徒致謝忱稱揚之辭不酬偉績威基奴曰東宮誤矣格司琴非臣所虜臣實先被其創太子曰非爾所得誰得之俘固若弟獻我馬前者威基奴欲強起顧乃不能卽謂尤司太曰汝趣言又謂格

司琴曰我軍非以詐力取爾者是乎格司琴曰擒我均出正道我
敢質言賢弟力衛君身尙能當我巨斧爲時甚久此實出我意料
之外彼方戰我而羣騎大集背後有人以刀擊我力逼吾降顧吾
降出之本心此少將之莫勇而正直降之初不爲辱太子聞言喜
曰果如是耶卽謂尤司太曰汝跪吾封爾爲耐貼後此當力矢忠
勇如今日之力戰以衛國家禮畢令起威基奴曰敬謝殿下臣卽
死亦感天恩愛弟成名臣瞑目矣太子曰汝焉得死余意望爾眼
觀賢子之報國威基奴曰殿下臣疾殆矣決不能生唯此身爲殿
下而死尙復何恨所求者乞殿下垂意顧復臣之妻子及此稚弟
太子曰爾弟已成名矣爾子卽余子也恨寡人無術足以救汝又
將奈何嗟夫威基奴余愛弟也此時有人呼太子安在苟不徑前

所。得。之。俘。虜。將。盡。膏。出。王。之。刃。矣。太子。曰。參。道。司。余。卽。至。嗟。夫。勇。
士。威。基。奴。余。今。暫。別。又。顧。尤。司。太。曰。耐。貼。賢。兄。兇。吉。爾。務。馳。而。告。
微。以。尤。司。太。方。以。首。伏。其。兄。胸。次。而。威。基。奴。之。額。亦。漸。漸。冰。冷。然。
尙。能。勉。力。言。曰。阿。弟。今。日。之。戰。頗。有。威。名。前。此。尙。疑。爾。貌。如。書。生。
乃。不。圖。今。能。見。爾。如。是。寸。心。甚。慰。唯。吾。子。亞。塞。弟。必。能。視。爲。己。子。
加。意。訓。迪。爾。固。年。少。然。余。依。賴。之。心。甚。誠。而。固。爾。將。來。訓。吾。子。當。
以。基。督。教。之。道。範。圍。彼。躬。尤。司。太。哽。塞。不。能。聲。但。曰。謹。如。遺。囑。威。
基。奴。此。時。聲。息。漸。微。謂。諸。人。曰。汝。輩。咸。爲。吾。證。吾。死。後。吾。子。託。之。
太。子。並。託。吾。弟。尤。司。太。矣。又。謂。尤。司。太。曰。爾。此。後。須。留。意。夫。魯。克。
也。並。以。我。臨。死。之。言。告。若。嫂。伊。璘。娜。言。余。自。結。婚。至。於。今。日。永。矢。

弗謾。未嘗變易。吾心語後少止。閉目言曰。加士騰在此乎。加士騰脩身就之威基。奴尙力舉其手。加士騰引而堅執之。威基奴曰。加士騰爾。我永決矣。然心實感爾之助我。我死後勿歸舊主人之家。更執綠林故業。卽利安拿亦頗有志爲勇士。忽曰。尤司太。吾眼昏矣。吾頰上盡濕詎若之眼淚。被吾頰邪。愛弟尤司太。汝幸勿哭我所。未見者。唯有吾妻及子。其餘可釋然無憾。上帝必垂鴻庇。我汝今且誦聖經爲我祈禱。尤司太卽舉刀爲祈禱狀。且歌且哽咽。不復成聲。而威基奴唇吻翕闢。亦似應聲。尙誦。但不聞其聲。已而寂然。首已後挺二手。堅握微息。一聲死矣。尤司太猶抱其尸大哭。遂徐寘之地。上迴顧。見加士騰面無人色。臨際亦被創血尙溢出。尤司太大悔以爲專顧其死。兄竟忘其友。卽曰。加士騰爾。創如何。

士騰強笑言曰汝若多經行陣則見此初不爲異汝試觀彼俘尤司太疑有變故引目視之則格司琴方與一騎將作語格司琴卽轉身向尤司太曰尤司太將軍來者爲威廉必烏殘太子特使問訊威基奴將軍並召吾面太子吾願與將軍後此交期日近一日尤司太不能答卽拾取格司琴所佩之刀還之格司琴曰此刀仍歸將軍將軍固善於用刀者實相告果言武技者吾實前焉將來尙須盡吾能以相授今請以爾刀見贈吾刀仍贈將軍格司琴遂行而威廉亦至前言曰將軍部署賢兄後當至那瓦累塔居法國營壘唯今日吾軍失一大將滋不幸事唯去一大將又得一大將亦足相抵尤司太知其譽已遂與威廉鞠躬而格司琴亦上馬與威廉同行威基奴旣死騎士羣昇其戶尤司太則扶掖加士騰徐

徐而行。仍扶之上馬。加士騰受創固重。然仍出言如平日。謂尤司太曰。今日之事。舉軍之性命財產。尙不能易爾之榮名。凡人能與格。司琴對敵已可矜。銜於人。況能取而爲倅。誰則能及尤司太。曰。勿言此功安能屬我。非諸軍同集者。我亦就死不復爲善兄。悲涕矣。加士騰曰。凡少年有功者。決不自居。唯今日之榮汝實居之。古人在戰場受罰。汝實爲第一人。想五百人中。初無一人如汝。且汝第一次見我。即獲此名。蓋古今稀有之事。顧汝方痛兄。初無他念。及此卽晉。亦何嘗不悲。蓋無主將。愈似賢兄。看其恩禮偏裨。亦無人起匹。

第五章

明日將威基奴之尸葬於那瓦累塔之教堂。禮容甚盛。尤司太先

行。引靈柩。騎土輦隨行。尤司太禮畢歸壁。見加士騰方與利安拿言。加士騰坐於地上。鋪以蘭色芝旗。加士騰曰。吾之尤司太在戰場受爵。古天所稀。利安拿汝以旗至。吾能否。酌故爲四方形。然此職分應爾所當盡。胡再不知。利安拿曰。我非彼之偏裨。其來爲事其兄也。加士騰曰。尤司太已爲耐貼我輩職應服侍。卽謂尤司太曰。主將明日宣朝東宮。尤司太曰。固有人語我宜朝東宮。然我當馳書白吾嫂氏。此時不能遽朝。加士騰汝且休息。勿爲我僕僕。尤司太語後自出。加士騰搔首太息曰。尤司太勇而有情。直天生之儒。將令人敬愛無已。旣通文墨。尤善武技。而中情柔婉。篤於倫常。自彼長兄之死。悲痛無窮。在威基奴之恩威。並濶。固足感人。然年少得意之人。如尤司太者。至鮮。乃不榮已之勳名。唯骨肉是痛天。

性之厚人安能及且少年新得武爵在理宜精其甲仗以衝人而
彼竟一不之計但悲兄念嫂卽呼其僕者曰姑埃爾將吾刺馬輪
至吾少加整治利安拿方噉餌卽曰君何縷縷述已往之事不已
况身被重創胡不休養乃妄用其腦力若云尤司太者吾亦心折
必謂出類拔萃則吾殊未敢附和卽爾亦曾與格司琴格鬪不爲
無功在理太子亦不宜專授重爵於是人且是時非我輩合力攢
敵彼亦焉能獨支我若爲太子者頒爵必公不應令人向隅加士
騰曰非彼莫勝餘人不足道也此次尤司太受爵甚佳我則四海
爲家之遊民卽叨重爵亦何所益利安拿曰授爵於此少年良不
稱也彼貧無立錐之地且寡金錢彼身所有之金特其兄鑑土之
餘金拾而有之耳加士騰曰利安拿天下將才無論貧富迨彼尤

司太但能爲吾隊中統率無復偏頗足矣彼亞塞未長主將又亡此隊長不能不屬尤司太利安拿曰吾殊不解但能使太子以劍加其項彼立時爲吾曹之長矣加士騰曰汝謂太子一劍之加即爲爾長乎利安拿曰彼亦何奇之有勿論貧富但以軀幹亦不及我我何爲下之且其手及脰直同稈女以我之掌力挽其脰且立斷且言且伸其掌加士騰笑曰汝謂掌大卽能奪格司琴之刀耶利安拿曰我亦不再謙約我之侍威基奴直服其勇名故吾翕致吾於麾下若尤司太者吾殊弗屑彼之才直一書生而年不如我身材復侏旣無一畝之田公然飛黃而騰達如此碌碌吾決不爲其下加士騰曰我意不如勿言果令尤司太聞之可付爾於憲兵之隊謂汝無禮亂其軍律加士騰語後遂指揮左右爲耐貼整理

軍裝。餘則安頓俘虜。尤司太之意。欲釋因寧家。加士騰則云。將逢太子之怒。以俘虜宜贖金也。遂定贖金之數。尤司太釋其一人。予以之以馬。令歸取贖金。明日加士騰晨起。見尤司太擐甲。並戰馬之節。皆嚴整公然。一耐貼矣。懸格司琴所佩之刀。加白色肩衣厥狀偉然。卽令利安拿爲侍。利安拿甚怏怏。不欲行。尤司太怒斥之。令隨行。利安拿始帖伏。然猶含餘怒也。旣赴拿查拉小村。太子已以小隊赴教堂聽講。尤司太亦與諸將同入。祈禱後。威基奴故交爭集。與尤司太爲禮。中有一人名雷叉。得徑前引尤司太謁太子。太子喜曰。汝至耶。卽面諸將曰。諸君。我請介紹此人。面諸君。諸君幸勿輕藐其人。彼在戰地。得花園矣。格司琴遂進與尤司太引手曰。唯法國有極醜劣之敗將。故將軍坐得此花園也。雖然。後此尙可。

再得其一。那克司忒公曰。足下此言似未了了。彼愛情之花園。當不能定其數。若戰場之花園。終身但能得一而已。何能再耶。足下試觀尤司太之風度。佳然非是。下之退抑。彼亦不能成此。武達後此。包爾度中美人。一見必傾心。相向亦正。得足下之降爲之助也。爾不觀尤司太之雙頰。並頰乎吾言中矣。參道司曰。此人得太子褒嘉。臉能發赤。可爲受寵不居之驗。且吾觀此少年。決不至因驕而敗。復有別將言曰。參道司此言益助其頰。吾意不宜爲此洋洋之正言。參道司且說且行。曰。此亦良友。規勸之言。何可少也。參道司行旣稍遠。復微語曰。此子年少。非得其死兄之教育。今日經多人集獎。不益長其驕乎。尤司太本與參道司尋常相見。今日見諸人獎借。而參道司獨否。心雖弗怡。然仍敬禮其人。此時進謁太子。

曰。亡兄一隊。未知後此誰屬。請殿下令旨遣發。太子曰。爾統之矣。爾年穉。然偏裨中多長者。足以助爾。尤司太啓曰。亡兄轄下有偏將加士。謙於軍律。且勇而能戰。臣謹取助於其人。盡其心力。以報殿下。太子曰。善。爾林武得之。梨騎殊有武力。訓練既馴。爾繼統之。余心釋然無疑。若兄之子爲年幾矣。尤司太曰。今纔八齡。太子曰。吾將取至包爾度。與所部諸兒悉力向學。太子遂謂諸將曰。拔隊行矣。謂尤司太曰。一旬鐘後。吹角集隊赴伯高司。太子語後自歸帳殿。尤司太出。則英格蘭爲之挽轡。再觀利安拿。則匿不之見。尤司太上馬歸。令英格蘭往覓利安拿。告以將拔隊。迨歸。尤司太問利安拿所在。答曰。酒肆耳。方與獨眼之鬚同坐。此人耐貼。當能識之。方吾至時。彼曰。我有自由。不能俯聽。號令。尤司太曰。彼果吐。

是言乎。然將何以處此。果吾以馬尋之。則軍行貽誤。然在法亦無委棄其人之理。卽曰。英格蘭汝以馬告加士騰俾整理一切。吾一歸卽啓行。尤司太馳馬覓利安拿見白堊小莊。莊前有葡萄架。其中人聲喧豗。皆軍人也。尤司太至時。亦不斂避其馬。尤司太四嚮顧盼。均不見利安拿。尤司太將歸。顧已無路足出。卽聞有人呼曰。憲兵隊長至矣。衆皆星散。尤司太回覓。見弩兵及騎士紛綸趨走。初無紀律。而憲兵隊長已令憲兵一小隊與參道司同來。參道司太驚曰。尤司太何爲在此。爾初得耐貼。卽至此耶。尤司太大慚曰。參道司先生我非嗜酒之人。爲尋副官至此。爲醉人所困。不能遽出。參道司僞爲無覺。卽曰。趣歸。凡人皆云覓副官耳。誰承其爲飲酒者。尤司太曰。先生冤我。然我亦卽歸。遂鞭馬行。歸時角聲已動。

加士騰部署井井。衆皆立馬以俟。加士騰却乘一驃。待尤司太至。始行。尤司太與加士騰爲禮。曰敬謝先生。加士騰曰利安拿安適。天下無人似汝。以忠厚待其人於禮過矣。爾唯年少寡閱歷。若我夙知者。決不聽爾輕出。尤司太不置可否。旣慚且悔。但有乾笑。角聲旣動。衆縱轡行。陽光甚烈。未及上午。草地炎蒸如釜。上之氣諸軍渴不可止。每經一村。衆皆覓飲。尤司太亦得少水渴衷爲釋。遂勸諸軍亦皆飲水。不近酒漿。軍人均不受令。卽加士騰亦將市醪而飲。尤司太患其創重。亦加力勸加士騰。亦不答。其初加士騰言語如恒。薄暮時。而加士騰頓易常度。有時狂笑。有時默不作語。尤司太問之。加士騰忽吐嫚語。旣譏尤司太年少。又斥其不會閱歷。語旣謾藐。而亦無復節。次尤司太愕然。第以故人之故。不敢遽怒。

既而細察其狀似中狂易之病沿路吐不經之語所部聞之咸忍笑無言步武亦亂尤司太旣悲且怒平日恃加士騰爲左右手今變節如此在村中又爲參道司指斥於是慚憤交迸不知所云思欲馳啓太子自行引退已見伯高司教堂之樓峯遂止其兵屯於樹下衆皆列幕自驃上扶加士騰下騎入幕以毡被諸草上令臥此時利安拿已至一入幕中立時僵臥

第六章

明日晨起陽光直射入幕利安拿覺熱始醒見尤司太方俯身與加士騰言加士騰人已模糊然尙膠膠言曰吾病不關受傷或爲他人傳染成疫尤司太汝宜自愛勿近吾前利安拿聞言大驚卽馳出幕外力呼尤司太尤司太出利安拿曰加士騰得瘦病耶尤

司太曰彼病甚劇或徂暑而飲酒熱氣內爞而然利安拿曰決爲傳染之病不爾衆且皆病尤司太曰我安能舍彼而行利安拿曰爾不離其側將求死乎尤司太曰無傷也即使傳染義不能逃況此君待我厚我安忍背利安拿曰我謂此人與我無關胡能輕擲性命殉彼外人若我私計決不與居惟爾爲吾友又同患難之人故以直言相勸此數語尙爲利安拿天良之語尤司太亦示其感激之意卽曰吾決不能以加士謄爲外人利安拿曰我安能筦爾且吾父之遺我圖功名耳非欲吾受此傳染之病尤司太曰是安足言爾旣患傳染胡不別幕以居唯汝昨日他出不稟承號令又奚爲者利安拿怒形於色曰此何必問汝不自知耶尤司太亦怒曰利安拿爾須當意吾兄兵權今屬之我我爲爾長官矣利安拿

曰。爾得耐貼。於爾有益。於我何涉。我非爾偏裨。不能稟承號令。我自有友。亦不願居傳染之營。我收吾刀仗。彼此分途可也。尤司太曰。汝且勿行。吾決不使汝傳染。且太子以全營授我。汝行止胡得自由。利安拿曰。汝自有偏裨也。吾父本以我屬威基奴。威基奴死。我無帥矣。胡能伈俛。以事新進之後生。且太子封爾而遺我。我積不能平語。後語其步兵加司逼曰。汝入帳。取吾刀及甲冑。吾舍此去矣。尤司太曰。汝能否聽我號令。我亦莫知。然無論職分。但論私交。亦宜商酌。汝一舍我。則名譽功業將均隳墮。利安拿僞爲不聞。此時已屬心於獨眼之鬚。益非行不可也。卽匆匆斂裝而去。去後尤司太心殊怏怏。以遠目遙送其人。太息惜其年少。已而歸帳。視加士騰。加士騰方輾轉不能成寐。遂安撫加士騰。令之寬懷。呼步

兵名古埃及。令伺加士騰。乃步往訪雷叉得。旣至見老將軍方凝。立一覩尤司太。殷殷加禮。雷叉得曰。吾甚悅爾。今日來就老成。凡年少一躋升塗。卽不以先輩爲前馬。一味輕藐。良不如爾。之有禮衷也。尤司太曰。下走亦至願得先達爲導師。卽述利安拿脫籍而行事。請示方略。雷叉得曰。聽其自由。可省爾無窮之係累。尤司太曰。下走不忍。此人立墜下流。雷叉得曰。爾交道盡矣。此人若留。則紀律將爲之蕩能去。亦大佳事。尤司太曰。總角之交不能恝然輕絕。雷叉得曰。論及總角。則彼之妬念尤深。此天良斬喪之人。可置之勿問。彼旣自尋良伴。必有一日爲墜溷之花。令人無可收拾。加士騰方病。汝將如何。尤司太曰。毫無良法。但有盡心服侍其病。雷叉得曰。爾天良佳義所難辭。吾亦不加諫止。唯旬卽張目視尤司太。

一周言曰爾無病乎尤司太曰幸無恙與常人同雷又得曰汝不能云成人但可謂之健童子唯連上當自保其身汝荏弱不任病非加士騰之比爾嘗自玉勿稍怠忽尤司太又述至酒肆尋利安拿時遇參道司詆其違法而敗飲實則冤也乞雷又得白之於參道司雷又得曰吾必爲爾白之參道司意良非譏爾者爾但自行其素必有知者尤司太伸謝而歸意殊自得此時傳聞帳中有傳染之病於是人皆斂足尤司太深以爲憂利安拿別後聞其歸西羅登西羅登者獨眼鬚之主將也尤司太漸亦置之唯加士騰之病日亟一日尋太子發令自伯高司移軍向瓦拉豆里得而加士騰病方劇則以肩輿昇之行天氣旣熱且燥軍中病者日多太子亦得微恙於是數禮拜中兵之死者續續加士騰尙在病中幸尤

司太愾於飲食。竟不傳染。顧雖無病。貌亦清減。乃所管騎士。竟無一死。已而諸騎亦馴伏其號令。無抗撓者。加士騰病漸漸有起色。唯夜中尙動寒熱。一日薄暮。尤司太扶加士騰出帳乘涼。加士騰曰。此間山風吹人。令我病軀頓健。較病中若成兩人。尤司太曰。太子痊時。聞卽遄歸。太子因久待兵費。頗生厭心。欲速得之。而班師。加士騰曰。我思。渠忒勞之。奸狡將待吾軍盡以疫死。彼即可負責。不還吾意甚願。以所得之金買故鄉之空氣。喻之以疏爽。吾身尤司太曰。爾家去此遠近。加士騰曰。汝問吾家乎。則一坍塌之故堡。似狼之窟宅。吾堡本名阿老白雷考忒。尤司太曰。故堡何由傾圮。加士騰曰。我之家世。汝或未知。阿老白雷考忒。吾氏也。吾家居此。世以勇名。吾父名白蘭格。亦能戰校之先祖。無甚媿焉。日與鄰堡。

格鬪。且四出搶掠。有名黑狼者。卽吾父別名也。旣得他堡之金。則長日聚而豪宴。尤司太曰。然則君爲句加士。騰從容曰。強盜也。吾父威名爲是間。之冠無人敢萌撲取之心。吾亦生於盜鄉。迨長隨衆行劫。所得滋豐。整旅將歸。道半忽遇官軍百餘人。突出林間。盡殲。吾之伴侶。吾亦受創臥地。移時漸甦。見同伴初無一存。官爲伯爵。伯恩曾在議院中立誓。誓滅黑狼。已而果如其言。吾旣稍甦。則邇迤歸堡。而伯恩之兵已前至。焚燬吾堡。不留餘燼。吾被創而病。且傷吾父。不期暈仆於地。後此有兩教士扶將而起。納之廟中。請吾入道。吾野心勃勃。烏能寂坐。未及一月。卽出而覓飯。覓飯者。卽恃吾父所遺之力。蓋初意亦非覓飯。實欲藉報父仇。後乃逢逼度。未昔遂入其籍爲兵。從學武技。已復改從。若兄爲副官。尤司太曰。

後此不再見故堡。平加士騰曰。但有一次在貧困中亦乘馬歸視。則滿目荒涼無駐足之地。知故業不堪復理。悵然無之。幸得若兄將軍隸其帳下。凡從吾父所得者。但有一盾兩臂及所授之姓名而已。幸不貽辱於先人。尤司太曰。君之生平頗怪爲吾夢想所不到。然君旣無家無友。何其神宇舒暢不露愁煩。加士騰曰。凡心懷寬廓者。居世多樂。旣無所累。亦無所圖也。且晚來涼爽。爾胡不進探太子。以何時班師。於是尤司太立起。英格蘭隨行。探得太子已賚書責兵費於樊忒勞矣。

第七章

尤司太旣赴太子行帳歸。經一小茅屋。斗闌內有呻吟之聲。尤司太謂英格蘭曰。汝不聞有人呻吟於此耶。其聲大似英人。英格蘭

俯聽果爲英人。尤司太直入其室。室卑而小。四望洞黑。則利安拿臥於亂草之間。腐濕之氣蒸人。利安拿已失形不如前之壯碩。利安拿強力呼曰。尤司太汝至都。其來果爲汝邪。尤司太曰。汝胡至此田地。利安拿曰。汝以手來。俾吾引之。辨其爲人爲鬼。吾自以爲此生決無把握。之日。語時強起。引手其熱。乃如烈火。復徐徐言曰。他爲妖術之巫。尤司太愕然。卽以手爲才字架。問曰。汝言他誰也。利安拿指一複室。尤司太顧視。則一老醜之婦人。其旁有鼎。爇火熊熊。此醜婦方伏伺此鼎。似有所待。尤司太與英格蘭均大驚。利安拿曰。爾二人速將吾行。不爾吾不更生矣。尤司太曰。爾胡爲遠落是間。利安拿曰。吾前數日病。主者不聽帳居。斥之遠行。所部之兵盡奪吾所有。鼻置是間。令此醜婦爲看護。尤司太聽之。此婦能

巫醮七黑貓一貓各執一炬炬火作深碧之色跳躍吾前吾驚怖欲死尤司太趣救我尤司太聞言知爲謾語不之信然觀此醜嫗殊陰慘非人遂決定引之歸帳利安拿則力挽尤司太之手不聽行尤司太謂英格蘭曰汝歸以輿來迎趣行勿滯英格蘭旣行醜嫗立出語尤司太自承侍病之勞尤司太亦防爲巫術卽向空禱告已而四健丁舁肩輿至加士騰亦來卽引利安拿登輿將行此老婦與加士騰語乞錢加士騰轉語尤司太少予以金遂擲一金鏹與嫗曰爾運命未嘗不佳也利安拿旣歸寢之加士騰臥處病仍迷離呼黑貓者屢尤司太遂延牧師以聖水灑其頭蕩涤邪氣聖水旣洒利安拿果少定不復狂囉已而漸愈則深悔與尤司太違忤致爲奸人所弄幾死於道路迨愈後其視尤司太果如主將

矣。當此之時。太子亦瘳。令移兵歸亞揆太乙。以葬忒勞。故延宕其
兵費。太子防爲所襲。故急去之。遂挾病軍踰悲倫尼司山歸法國。
旣罷戰。卽遣散其兵。太子時時獎尤司太。以爲能軍。卽參道司亦
有褒詞矣。太子謂時已承平。並林武得騎士。亦令遣散歸田。尤司
太歸東宮衛士隊中。爲大將飲食與太子同。太子賜尤司太金賞
其能。得格司琴也。此外尙有二俘。亦得贖金。尤司太悉此賜金。並
贖金盡。賜帳下壯士。歡聲雷動。然所遣兵有歸田。有轉任者。匪不
載尤司太之德。而利安拿所挾之重費。一一蕩盡。將歸英國。尤司
太艱以路費。臨別淒戀。送之半道。知此後革面。且革其心矣。加士
騰則曰。此物一歸。必張大其詞。謂格司琴爲彼所得。太子掩其功。
故以爵授爾。尤司太曰。彼夢見七黑貓。其誕尤奇。此寧足異。然我。

思。此。人。身。經。大。難。必。能。省。悟。將。改。其。福。衷。加。士。騰。曰。非。爾。匡。弼。其。
敗。正。自。難。言。尤。司。太。曰。吾。心。甚。盼。其。騰。達。今。且。不。必。泛。論。且。竟。吾。
事。試。檢。餘。金。有。幾。加。士。騰。曰。爾。多。予。利。安。拿。金。所。剩。無。幾。矣。尤。司。
太。曰。吾。籌。三。十。金。錢。贈。爾。爾。可。至。威。廉。必。烏。殘。帳。下。爲。末。將。加。
士。騰。曰。尤。司。太。是。何。言。我。詎。有。罪。爾。逐。我。耶。尤。司。太。曰。良。友。汝。有。盛。
才。必。宜。大。用。吾。兵。權。已。謝。蕭。然。閒。人。何。能。容。爾。加。士。騰。曰。吾。決。不。
行。汝。不。憶。尊。兄。謝。世。時。曾。謂。我。勿。操。故。業。爾。今。逐。我。我。將。誰。依。且。
舍。汝。更。有。知。己。乎。至。於。他。適。之。事。吾。決。不。行。加。士。騰。既。留。而。莫。格。
蘭。亦。願。侍。左。右。太。子。尙。留。居。包。爾。度。格。司。琴。則。釋。之。歸。國。乘。忒。勞。
既。死。塔。司。昧。復。辟。百。姓。咸。擁。戴。其。人。先。是。乘。忒。勞。以。入。刺。塔。司。昧。
塔。司。昧。怒。遂。以。衆。取。乘。忒。勞。殺。之。即。襲。其。位。以。此。之。故。人。議。黑。太。

子。此戰得不償失。旣中瘴而病。且損大將。徒擁立一獨夫。頗爲時論所非。

第八章

那瓦累塔戰後二年。尤司太得塞羅牧師書趣歸。以夫人伊璘娜病篤。冀臨決屬後事。遂請假於太子。自法國與加士騰同行。旣歸。則林武得之堡蕭然。夫人歿已三日矣。夫人初意欲託其孤顧尤司太歸時。已不及。夫人不得已。託亞塞於塞羅。請其調護。蓋防克老林翰來取亞塞。爲彼保護之人。則家業悉落其掌握矣。尤司太旣歸。塞羅一一告之。且言克老林翰將強取亞塞而去。尤司太呼亞塞曰。爾父臨命於戰場。已先託孤於我。且堅囑力防克老林翰也。塞羅曰。有證人乎。加士騰曰。我在左右。足爲鐵證。復曰。英格。

蘭亦聞之。且不必問。格司琴。格司琴已歸國矣。英格蘭曰。尙有利安拿。亦與聞之。塞羅曰。利安拿明日必至。克老林翰亦來。果爲尊兄臨卒所命。則亞塞決歸於爾。尤司太曰。克老林翰果要求爲保護人耶。塞羅因述別後之事。言前此國王以林武得產賜克老林翰。在愛得挨得第三時。皇太后淫昏。忠佞不分。亂其所爲。及王親政。復以林武得之產還其故主。顧無特旨。爲憑。因之夫魯克聞威基奴陣殞。遺孤幼小。思復得其產。立時以人至。徵其歲入。伊璘娜不答。夫魯克則云。亞塞宜歸其保護。且身襲藩封。又與林武得一姓爲至戚。保護遺孤。舍彼無第二人。以義自任。必欲收產。伊璘娜極力斥去。已而夫魯克言。果不以遺孤相託者。將以衆至奪之。顧夷猶未決者。以所部佃戶甚多。咸欲衛其幼主。而夫人仍震震慄。

懼。遂不令其子偶出堡門。一不見亞塞。卽傳呼四覓。心中所恃以自固者。但小郎尤司太冀將其事達之國王。然在家衆中尤司太爲年雖少。然尙足仗之。以當嚴敵。且夫人亦知夫魯克不必謀。不利於其子。但夫魯克家無軌範。而母妹二人與其乖忤。已入道而廟居。故縱家奴。廢亂其鄉。初無法律之足。言防幼子。蹈其澆習。將來必不可收拾。故夫人專盼尤司太過歸託以遺孤。此爲夫人未死前之規畫。後此病篤。塞羅遂自承顧命之任。將亞塞送入格拉司他雷廟廟中。長老尤爲亞塞防護。待其季父來歸。而夫魯克亦不能肆其詭謀。塞羅之意如是。夫人旣逝。夫魯克爲其骨肉送殯。必來塞羅。卽防其奪去亞塞。於是先將亞塞藏之家廟。再圖付之。長老迨出殯時。亦延斐里逼至喪次。年高望重。爲人所服。而夫魯

克。或。不。至。肆。其。狂。評。也。

第九章

尤司太旣歸之明日。夫人出殯。家廟鐘鳴。鐘聲旣動。人塞其堡。親鄰佃戶及貧薄之人。曾受將軍及夫人賑貸者。感激涕泣。互述舊恩。堂上人均素服。恭默爲禮。亞塞依依尤司太之側。凡人弔祭。亞塞一一如禮。鞠躬已而教士十二人騎驢至堡。尤司太引亞塞迎之門外。十二衆遂入堡中家廟。家廟中有本區之牧師及塞羅。並其友數人。晨起持誦聖經。其續來者斐里。逼父子一見尤司太。則驚喜把握。利安拿與尤司太初甚親密。已思舊事。則又變色。卻立慚感。交逆以手。拊劍不能自聊。斐里逼旣愛尤司太。尤感其病。申救護。利安拿也。少須聞馬蹄聲。知克老林翰至。分爲姻姪。不能不

迎而夫魯克已至。亞塞仰首見夫魯克顏色頓變。夫魯克亦切齒恨此。遺孤彼此無言。遂同至家廟爲禮。誦挽歌。禮畢。夫人之棺。卽瘞家廟之側。時已逾午。衆宜午餐。列食案於堂上。尤司太敬恭迎客入席。然必挾亞塞於側。動息弗離。飯時人人咸知。移時將有爭競之事。似天陰立將雨矣。顧皆緘默不言。已而教士告行。爲堡中祈禱。尤司太知教士不能干人家事。亦聽之。行此時。夫魯克起立言曰。天已非早。呼其侍者邁路司引馬語亞塞曰。亞塞爾隨我同歸。自是以後。吾爲爾保護人矣。趣行勿滯。尤司太曰。夫魯克汝有何權。足爲孤兒保護。夫魯克曰。余在諸侯中爲伯。若以親屬論。則我爲至戚。且吾年亦屆矣。尤司太曰。若言年歲及親。汝能過我耶。且吾林武得一家。舍國王外。何人足爲保護。若云保護孤兒。彼父。

母生時已諱託於我塞羅先生爾以嫂氏遺囑誦示諸君塞羅遂發遺囑中有圖書卽夫人臨終之諭凡亞塞一身之事悉屬其季父尤司太臨死時尤司太不在側則屬之格拉司他雷長老夫魯克曰此亂命不足憑且夫人無權不能立遺囑亞塞決爲吾保護之人亦爲法律所應屬尤司太曰汝言夫人之言能否有力此事當屬之國王然我有保護之權尙不屬之夫人吾兄臨死時實以遺孤託我夫魯克曰恃何憑證空言何補汝必按法律爲言爾年幼焉能託人之孤且爾爲近親足以承產非託孤之人加士騰曰我可爲證因述威基奴臨死時事曾以首枕尤司太之懷言兒子長大爾當爲之部署且爲之保護然尙云後此當留意克老林翰一姓之人卽謂利安拿曰汝亦曾聞是言將軍固亦屬爾爲證人

矣。利安拿不能遽承。以其父已陰囑之勿言。利安拿此時至踧踖。夫魯克曰。利安拿汝言之。復以目示其父子以意。令之勿承。又謬謂利安拿曰。汝言之。卽足爲憑。然狀甚輕藐。加士騰曰。夫魯克先生。我爲鐵證。何爲更問利安拿。汝不信吾言耶。語時聲響甚壯。夫魯克曰。尤司太。凡爾所言。及爾偏裨所言。均不足爲據。加士騰聞言怒甚。而尤司太止之。面夫魯克曰。爾若在包爾度者。卽知加士騰之爲人品。行實爲舉軍所信。非妄語人也。夫魯克曰。爾旣言之。吾卽信爾。利安拿汝仍述其所聞。汝述之。吾卽用以爲據。斐里逼曰。利安拿汝不妨言之。蓋父子已隱商久矣。斐里逼曰。利安拿旣承伯爵詢問。汝但據當時所聞述之。勿稍偏向可也。尤司太曰。斐里逼先生。勿諱諱也。利安拿汝試自問。天良曾否。實聞亡兄之言。

質言之亦何傷。勿爲是吞吐也。利安拿仍低首不卽言。但曰。吾固聞之。尤司太曰。旣已聞之。胡不質言。利安拿曰。我聞將軍言。先感謝太子。又乞太子恩。其妻子勸加士臘。勿執故業。卽此數語。亦徐徐而出。尤司太曰。後此如何。試言太子行後。吾兄何言。請爾出其天良。勿爲是掩飾。尤司太甚怒。利安拿曰。尙有所言。囑爾教其孤兒。復沈吟作記憶狀。此時斐里逼以足蹴之。利安拿曰。將軍死時。歟爾懷中。聲息甚微。語又戴胄似不了了。英格蘭進曰。利安拿先生語太支離。先生當時已免胄矣。吾將軍死時。言少。主事似欲強起其聲。洪而非細。吾輩咸了了。聞之。夫魯克曰。證人皆爾舊部。不足爲據。尤司太曰。尙有一人。此人決非汝所敢置喙。卽格司琴也。夫魯克曰。空言無補。必訴之國王。吾據法律言。必當保護亞塞之。

生。命。及。其。財。產。將。來。起。訴。於。皇。室。理。產。之。總。樞。外。克。翰。先。生。或。且。
信。爾。所。言。然。此。時。尙。須。歸。我。亞。塞。急。從。吾。行。亞。塞。白。吾。不。隨。行。我。
若。從。爾。當。彼。此。以。刀。相。見。決。其。從。違。爾。以。此。事。逼。吾。母。流。淚。至。死。
脫。非。汝。者。吾。安。能。喪。母。夫。魯。克。曰。尤。司。太。汝。能。否。以。亞。塞。畀。我。或。
我。須。施。武。力。尤。司。太。曰。我。已。立。誓。於。亡。兒。尸。次。勿。令。他。人。見。侵。斐。
里。逼。曰。尤。司。太。爾。當。自。思。前。此。國。王。曾。以。爾。產。予。克。老。林。翰。尙。無。
明。文。歸。爾。亡。見。爾。不。如。以。亞。塞。付。彼。待。官。司。決。後。再。定。去。留。尤。司。
太。曰。是。安。能。者。彼。父。母。既。託。我。以。孤。我。必。以。死。踐。諾。至。於。爭。競。之。
事。咎。在。夫。魯。克。初。不。在。我。斐。里。逼。曰。夫。魯。克。亦。當。仔。細。一。思。彼。家。
頗。英。武。尤。司。太。方。見。寵。於。東。宮。爲。事。非。易。夫。魯。克。大。怒。曰。我。不。能。
受。孺。子。之。辱。爾。輩。聽。之。汝。亦。浸。長。腦。力。既。昏。眼。力。亦。眇。但。視。焉。鑑。

上之黃金燦爛不復省人矣汝自謂爲耐貼然在本鄉及在族戚間汝口實乳臭也汝宜自安其分我焉能妄聽分外之言汝爲孺子之身我卽以孺子待汝凡我所言汝勿撓抗不如歸包爾度靜俟移時則氣平心靜忘其乳臭矣尤司太曰我生一日卽一日任保護之責回頭顧大衆曰凡爲林武得之舊人當衛爾無父之少主夫魯克曰爾輩欲爾少主落僉壬之手而喪命耶想爾將聽此無業之遊民肆其毒手而甘心矣語至此有老農進曰伯爵所述之言皆妄吾少主隨尤司太先生較住君家爲善吾爲隨侍尤司太先生之人終始無變卽顧諸佃戶曰君輩何如莫格蘭大呼曰善衆亦附和而夫魯克之人亦大呼必隨夫魯克此時尤司太抱亞塞賓之窗上自立其前斐里逼則居間令勿爭利安拿亦止衆

人勿競。此時衆皆不聞。加司騰力奔而前。救護尤司太。力猛案翻觸斐里逼僵臥於地上。不能起。於是院中大亂。忽而彼此分隊而立。備格鬪。夫魯克健碩。外貌似勇。而尤司太則平時練習技已。日精。手中刀卽格司琴所贈者。於是二人以刀互斫。烹長史亦大呼曰。尤司太汝刀極快。捷卽我授爾者。至逢夫魯克刀至。又大聲呼其戒備。夫魯克力罷一膝。忽跪於地。家衆譁。賀尤司太。尤司太以刀背擊。夫魯克立仆於地。衆復大呼稱賀。尤司太曰。吾不戰矣。謂夫魯克曰。今日姑爲警戒。於爾幸勿鹵莽。用自取辱。汝趣行吾家。有喪。汝不弔。而反扇攬。是何居心。吾以戚晚之故。不汝較也。速出此門。勿再留滯。尤司太語時。侍者扶起夫魯克。腦爲刀背所擊。已暈。遂匆匆上馬歸。方出堡門。忽迴顧。尤司太曰。汝終有後悔之。

日姑待之亞塞。此時仍依其季父之側言曰阿叔。後此仍當衛我。唯斐里逼先生年高尙伏地呻吟。禮宜掖之令起。尤司太曰斐里逼先生被創乎。恭至其前問慰。斤斤自承其過。斐里逼曰趣轡吾馬。吾歸矣。尤司太曰今日累及長者。胡不小住。勿行。斐里逼大驚曰焉能居此。卽老夫亦勸爾立行。勿留此間。以取奇禍。老夫與若翁爲友。本甚親密。然實不敢久留。旣無益於君家。又將增爾之累。吾不意竟遇此事。殊出意表。尤司太曰承長者雅意。何以爲酬。斐里逼搖首曰少年性急。遂招此禍。吾馬備乎利安拿爾前扶我過歸。老夫極意爲爾。恨難爲力。尤司太當聽吾言。以亞塞付之。自歸包爾度。決無他虞。尤司太曰何虞之有。夫魯克奪人之子。窺人之產。無恥極矣。吾思必不能不控之於理。何畏之有。斐里逼曰爾固

有膽然爾。仇在此間。勢力極偉。尤得寵於王。且夫魯克與烹白魯
克伯爵交誼極密。宜善備之。時弟客盡去。尤司太與牧師及加司
騰英格蘭熟商善後之策。尤司太決以亞塞屬之東宮。令塞羅以
其事懇之外克翰。尤司太並以書示塞羅。土那克司忒公一書與
雷文得。乞二人助爲伸理。塞羅與尤司太金錢一囊。金爲夫人遺
囑中所賜者。尤司太分其半。賜個戶。留其半。請塞羅藏之。亦少取
爲路費。赴包爾度。

第十章

明日尤司太挾加司騰。英格蘭。保衛亞塞上道。行次。遇夫魯克之
妹亞格尼司。及其繼母母燦魯。二婦人已聞夫魯克事。心中滋媿。
斥其非義。母燦魯且知其嫡子卑污兇險。則告尤司太。當小心爲

備。彼必進讒於太子。敗爾名譽。尤司太感謝。且乞亞格尼司勿信夫魯克之言。女亦領諾。彼此前後赴包爾度。尤司太自嫂夫人死後。爲夫魯克奸謀所沮格。道中千迴百折。經月始以亞塞面太子。此一月中。夫魯克已力進謗言於太子。太子亦漸不信尤司太。及尤司太至時。居商人之家。旣見居停主人。問包爾度事。知太子清健。尙未聞有大戰事。但有小戰而已。卽問參道司所在。聞以關稅事。忤太子意。已歸本司。不隨太子行帳矣。近爲太子所寵信者。伯爵烹白魯克。夫魯克亦前至。從者甚多。太子頗信用其人。尤司太聞言悚然。卽於明日以亞塞面太子。蓋午飯後。太子必接見宮餚。尤司太引亞塞至太子宮。正爲餐罷之時。見廳事上人多利安拿亦在其內。尤司太旣入。而所面之人。咸落落不爲禮。及近太子座。

前見太子高座。卽立止。觀太子索然。頓改常度。披絨幘。以手支其頰。指白亮如女子。似有清恙。方以目下視。尤司太思及前此恩寵。不期爽然自失。旣立其前。進退不可。太子忽引目見尤司太。甚快。尤司太卽以一膝跪地。陳啓消假來歸。且求太子收錄孤姪。太子曰。善。卽搖首令行。謂亞塞曰。汝前吾甚愛。若父卽以手撫其項。曰。汝善自努力。余必視爾不薄。太子曰。夫魯克爾來扶我入後宮。亞塞汝亦隨行。亞塞引目視尤司太。心中至弗欲。不得已從太子出。別至一宮。見一繖繡繁花繖下。二高座雕鏤精工。其一坐太子妃。妃雖近中年。而狀態猶美。太子旣入。妃卽起迎慰勞。太子曰。今日良佳。特來送一東宮侍者。夫魯克甚關心其人。防其趨禍。姪曰。其季父引之至此。已安置此童子於善地矣。太子曰。然。彼季父面

求余保護。是固余當日面允其死父之言。然當日之視尤司太心
情殊不同於今日。姬曰。尤司太之來何遲。夫魯克亦在側。卽聲曰。
此來甚怪。彼自林武得動身。擬卽奔馳到此。乃至遲良不知其
用意之所在。太子曰。此事必須一問。夫魯克曰。請殿下勿問。尤司
太前此固忠事太子。今茲不自珍惜。殊亦可憐。幸亞塞平安。臣心
釋然。乞殿下保護。亞塞勿墜陰謀。則臣肝膽塗地。不能報也。太子
曰。我在戰場。封爵時。初不料其淪此田地。猶記當日參道司尙方
阻吾用人之太驟也。夫魯克曰。臣思少年得志。往往昧其生平。更
無長者訓導。宜其侈縱。至此其部下尤有偏將加司。騰尤愴。暴無
倫居中。爲之謀主。太子曰。勿談是事。余心頗厭尤司太。今幸亞塞
平安。後此之事。置之不論可也。此一篇之語。亞塞一一聞之。怒不

可遏。幾欲徑啓太子。然終竟童子膽懼。默不敢言。亦不欲與夫魯
克相近。但以怒自報之。而太子之姪。及小郡主咸見之。以亞塞魯
也。小郡主年可十一二。風致如仙。爲太子之愛女。嬪則視如拱璧。
於是小郡主起引亞塞曰。汝初入宮。未嫮禮節。吾引爾外出。尋小
伙伴爲樂。遂出一角門。則爲芳園。地勢自高而下。道趨格蘭河瀕。
二人同行草地之上。郡主大呼湯麥司。寂無人答。旣又呼愛得倭
得。又呼蘭卡司德夏雷。亦無應者。少須。自林間出一侍者。與郡主
爲禮。郡主曰。愛得倭得諸人安往。侍者曰。出而試焉。郡主曰。全數
均行耶。對曰。然。郡主曰。然則但有小雷又得矣。彼決不出。可以伺
過。唯爲年極穢。汝幸勿輕藐之。正於此時。林間又出一女郎。外亞
塞一見。爲其舊識。郡主亦隨目而向是人。卽呼曰。亞格尼司來。那。

此童子與若有連。卽聯步往迎之。郡主曰。亞格尼司。此爲爾之親串。吾父引見吾母矣。吾與之同出覓取同伴。則一一皆行。今卽以亞塞付爾。爾挈是之同行。徧歷此園。亞格尼司曰。亞塞汝來耶。若季父亦同來乎。亞塞曰。然。阿姨果在太子座前。聽夫魯克讒謗。吾叔者。則爾亦決不能承夫魯克爲兄。亞格尼司曰。亞塞。爾叔父之來何晚。亞塞曰。行本兼程。彼不列顛內公爵。告吾叔姪勿趣行。行將爲人所擄。且有性命之憂。故不能不遲。遲以待護兵之隊。爲輔行。阿姨試爲吾設想。尊兄旣施詭謀。且布流言。寧有理道之可言。亞格尼司不答。但有太息。亞塞曰。刻太子已中。夫魯克之言遠。吾季父不之信。夫以季父之忠。太子逾於自愛。其命今被謾謗。吾將恐。其抑。抑以死甚可憂也。嗟夫。阿姨今將奈何。想阿姨必不信夫魯。

克之言而亞格尼司淚已。被嬪亞塞曰。想阿嬪必不信。夫魯克之言。且道中已尤吾季父矣。亞格尼司曰。吾兄所言吾決不信。唯爾長途延擋已啓人無數之疑竇。故太子亦易於聽讒。此謗惡得遽白。亞塞曰。夫魯克之奸謀至深。能使太子不問其遲遲之故。正恐太子一問彼之奸謀立顯。故旣行其奸。又能自善。其後殊難測也。且並加司騰亦毀之無餘。天下如是奸徒。復將何術以敗之。亞格尼司曰。今日舍痛哭流涕禱告上蒼。外初無別法以自全。唯汝能來。彼諷囁爾季父之言亦可漸釋。汝更不來。則飛語重重。令人不能剖解。亞塞曰。然則阿嬪亦疑吾季父矣。果爾者。吾亦不能敬愛。乘爾遲遲之故。謬爲瞽說以亂人聽。亞塞曰。此後能否與阿嬪時。

時相見此間舍阿姨無一親稔之人亞格尼司曰此間與汝同處者可二十餘人若湯麥司古雷禮蘭卡司忒亨利皇孫愛得倭得諸人均佳亞塞曰就中何人可以告以我之家事亞格尼司曰汝至此責任宜事郡主諸人所習者宮中之禮將來卽爲我之屬下汝心甘否亞塞曰甘也唯筦我之師其寬嚴如何且不知何時得見我季父也

第十一章

尤司太旣見太子及同伴之人皆冷澀無歡中心疑駭萬狀動息不寧以人人皆信夫魯克之謠言旣工且穩不留罅隙爲人窺探且太子旣入讒言則尤司太萬無辨冤之日尤司太欲自白其冤皆無聽者夫魯克之售奸如撒巨網盡人皆爲所羅而太子尤甚

尤司太此時但有坐困而已。自是亦不見亞塞及亞格尼司。頗疑此二人亦將漸不信已。後此尤有甚者。讒傳亞格尼司將嫁利安拿。尤司太心尤怦怦而動。光陰瞬息一年。而尤司太仍落寞一無善狀。已而亞塞家事定矣。塞羅書來。言外克輸允尤司太爲亞塞保護性命財產之人。凡尤司太家政政府一一允許。付尤司太經承。此外不許有參與之人。已而尤司太亦漸漸爲人所信。此時參道司復爲太子倚仗。歸包爾度。參道司引兵四戰。而尤司太奮勇居前。參道司知其可用。適夫魯克亦外任。不居太子之前。讒言亦稀。而亞格尼司仍供奉太子之宮。無事則臨窗外盼。聽河流漸漸而水態山容。對美人亦增其媚。忽聞有人問訊。亞格尼司斗一舉首。則爲素不欣悅之利安拿也。女平時嚴避其人。今日乃適相遇。

利安拿已長揖其前。囁嚅云有所求。女曰。我何足應君之求。利安拿曰。吾所求者甚易。不惟鄙人有利。卽尊兄亦不爲無利。此有一書。爲夫魯克所寓。吾識字無多。讀之不了了。想女士與夫魯克骨肉深情。必能領略。其筆迹。女受書。書曰。利安拿左右。吾所定之謀。而烹白魯克。及參道司果合。詞請太子飭尤司太出鎮離宮。宮中本有兵屯。吾已一一聯絡。惟今所最要者。關係全在獨眼之鬚。鬚當趣赴行宮。如吾部勒請爾告鬚。定一時期。以萬全爲上。想鬚必知吾意之所在。夫魯克啓女觀後。知此中決有陰謀。欲圖尤司太。因僞問曰。書中之意。何指。利安拿曰。女士何言也。蓋利安拿之爲人。蠱極。尙不知女已參破其機。仍曰。女士問書中事乎。此獨眼之鬚。卽令其至腦布里宮者。請更述之。書意謂我示鬚以何言詎令。

其部署萬全不爲人窺破耶大意欲令尤司太不能以金自贖其
身女曰是又何言尤司太未爲俘虜何由言贖且其人尙在包爾
度也利安拿曰彼安能久留今日正午太子已令其留守腦布里
離宮此書之意卽述尤司太之事試授書與我詳觀之此獨眼之
鬚卽在宮中隱爲克利生之內應開門納其兵女曰離宮重地奈
何縱兵冒入利安拿曰此離宮爲龍那得所建尤司太常言此宮
之美宮中有地道唯鬚知之故夫魯克特安置其人於宮中爲舍
人專爲今日之內應女曰內應者應克利生乎此語確耶或游戲
之詞利安拿曰確也但能誅去尤司太則吾心釋矣且尤司太在
世一日則夫魯克萬不能得亞塞之產尤司太爲人傲兀亞塞將
來亦必藐其尊屬女曰利安拿聽之夫魯克本爲吾兄已官耐貼

奈何爲陰險害人之事。吾兄性善決不爲此。利安拿曰。婦人之仁。往往如是。然未悉事之利害。且。女曰。吾實不忍眼看一勇將爲人淪陷。今飽聽爾言。大汚吾耳。然甚感爾言。預以告我。我足以破爾之陰謀。利安拿怒曰。汝焉能壞吾事。女曰。吾將入告太子。揭爾之奸。並讒毀尤司太之言。皆屬子虛語。時欲行。利安拿大悔。自知其誤。卽遮其前曰。汝告太子。若兄死矣。女聞言亦覺孟浪。卻立不行。是日太子亦傳見尤司太。太子曰。吾聞爾屬參道司麾下。頗勇往克敵。爾友乞我予爾位置。愈表勇概於行間。吾欲令爾至腦布里宮爲留守。此地近加司坑。尤司太以目窺太子。而太子亦正以目視尤司太。尤司太啓曰。殿下之禮臣。終始如一。無有盛衰。正思於此時。少白其冤。而太子又他顧言曰。汝跪而信誓。尤司太如言。

長跪。太子聽誓後示以倦容。言曰。爾此後一應之事。聽參道司號令。至於軍需。自赴財政司領取。尤司太退。然實不知此行之凶吉。既謁參道司。參道司一一示以方略。言彼中兵足敷用。營壘亦固。復授以金。令募兵增守。增兵之故。正以克利生時。時窺擾不能不防。並予四日之假。布置後。卽行。尤司太聞言。知爲重任。中心大悅。歸時。天已傍晚。方與加司騰商略。機宜而亞塞已至。蓋受亞格尼司之意來也。述夫魯克已伏鬚爲內應。一一具述夫魯克之陰謀。尤司太聞言。初不之信。以爲夫魯克決不如是。然觀亞塞神情。懇懃。且其中有獨眼之鬚。則又似實矣。亞塞雖不言。語出自亞格尼司。然力挽尤司太。勿行。尤司太以溫言慰之曰。汝勿殷憂。我必爲備。決不墜賊術。中亞塞語後回宮。而尤司太於四日後。卽行。

第十二章

尤司太旣知離宮中有警。節節留意。旣至腦布里。則鬚獨守其間。鬚名曰提保得。尤司太一至四周備覽。已得宮中地道。知鬚在是間。延敵入門。鬚策旣爲尤司太所破。不期爽然自失。尤司太下令塞斷此道。俾不外通。並取鑰匙收筦。且窺察提保得。不令與賊通書。營中人人震恐。憚新帥之嚴。軍律無懈。且不許所部飲酒。防鬚寘毒其中。尙有奸人與提保得合謀者。皆驚愕以尤司太爲先知。然提保得兇心不死。已隱受夫魯克之金。必欲求逞已而事機至矣。一日有人稟白。敵人有軍餉重金。經宮前而過。自伯洋運至卡珊。英軍宜出取其金。尤司太策若不出刦。則飛語復來。欲出兵。則難於部署。於是與加司騰熟商。尤司太留守。佐以英格蘭。憑城固

守。且以親兵值伺奸人。加司騰遂以兵出。兵聞刦餉。咸踴躍同行。惟須兩夕之功。且去堡稍遠。又不知賚餉之兵爲數如何。幸所部精悍。至第三日而加司騰已歸。陣中無數健驃。馳金而至。加司騰垂至時。忽大驚異。乃不見尤司太帥旗。加士騰卽大呼曰。主將安在。遂顧所部曰。主將不見。堡中必有變故。諸君忍坐視主將之被戕。拱手聽仇人肆其毒螯耶。或從我攻堡救主將耶。人各有心。當能以義自勵。同拔主將於難中。衆皆應諾。時堡中有小門鑰匙屬之。加司騰加司騰以衆赴此門。中有英人十數。法人七八。挾驃上金錢。隨加司騰疾越溝而過。以匙啓扉。直入堡中。見叛兵方齎集一處。加司騰出。不意奮刃猛斫。呼曰。叛奴而應聲而仆者三人。此叛兵實不知。加司騰之猝至。見三尸相枕。膽爲之懾。勇力亦餒。加

司騰同此二十餘壯士四鬪奮擊叛兵投械乞命加司騰止從者亦斂刃不殺加司騰切齒言曰主將安在叛兵曰主將非我所害乃奸細提保得之謀初不屬我加司騰曰羣狗狺狺安可恕今必引我見主將汝輩方有殘生正於此時加司騰所部大呼加司騰遂赴望臺而奔其下有人臥血泊中則尤司太也加司騰大哭力抱而起覺其胸際尚翕翕而動且聞微息之聲加司騰心爲少定此時堡中皆提保得羽黨加司騰亦不計及身在危困之中但極力救援尤司太抱尤司太登諸望臺之上小室臥以茵褥且呼水及酒至卽啓尤司太之領扶其首令仰喫空氣灌之以水曰試張眼視我我加司騰也俄而尤司太呻半啓其睫聲甚微細似云汝加司騰耶言已復閉其目加司騰知其未死卽曰主將放懷加司

騰。在此復以水灌之。正於此時有兵數人探首門外言曰加司騰
先生堡中叛徒已散走惟提保得合五六人據敵樓之上堅守不
下必允其不殺方投械而降復有一兵曰安能允以不死且我親
聞此賊已遣佛勒樞赴憩克利生瞬息賊兵立到我輩決無噍類
加司騰曰無膽之叛逆卽謂來兵曰汝聞是言胡不殺佛勒樞絕
其通賊之路兵曰我聞時彼已先出矣且我但四人左右主將彼
衆多吾安能敵今當實力爲備佛勒樞卽乘我主將之烏雕而行
想已至克利生營壘此時尤司太尙昏沈一聞是言立張其目似
欲強起且曰爾趣保堡門堅守勿懈衆皆驚訝其言而尤司太尙
張目四盼曰爾不言聾賊已馳告克利生耶加士騰曰非我所述
述自馬丁吾思此言必眞實無妄尤司太曰事機緊急如此俄頃

難延爾。更以酒飲我。試問汝輩中忠我英王及太子者。尙有幾人。
果不願戮力者。請出堡自完其軀。命今最要者。宜先以人馳告太子。
於包爾度加司騰曰。此策至佳。然當誰遣。尤司太白最忠梗之。
英格蘭想已死矣。不然吾何爲至是。復顧諸人曰。君輩知吾英格
蘭安在者。卽聞有履聲自下而上。則英格蘭也。其狀似初醉醒。旣
見尤司太卽長跽拱手上向曰。小卒爲英格蘭對衆立誓。從今以後。
更不近酒。雖逢佳節亦不沾脣。勿論其他。今請主將助我。匱加
司騰曰。汝今且起。自問醒乎。吾亦不究前事。但問汝尙忠吾主將
耶。或仍畏死不前。尤司太曰。英格蘭萬無貳心。英格蘭亦曰。主將
言然。願上帝保佑主將語至此聲淚俱下。泣曰。以我之意。宜盡除
天下之酒。其陷人乃非淺也。唯我所飲者。中必有迷藥。尤司太曰。

此語吾信之今不暇問此汝卽擇善馬馳赴包爾度告太子以兵來援衆中可遣一人轡馬加司騰曰馬中唯不雷來得最健而善走必以是往尤司太曰爾告太子吾已爲賊所中克利生兵且至宜趣來援且告太子堡中人數不多必抵死與賊抗少遲堡亦立覆爾須面參道司參道司不在者必啓太子汝識吾所言乎英格蘭曰主將被創重吾安忍行尤司太曰汝勿念我生死命也今日之事重在堡不重在吾汝速行此堡一失包爾度亦不能守並告太子以堡中之人數苟與亞塞相見當勗以自立須念我若見利安拿者請其當爲亡友湔雪前汙行矣勿誤加司騰汝送其行我上防守事宜均在汝輩矣加司騰遂送英格蘭出並言尤司太決不至死急放懷乞師以救主將英格蘭旣行加司騰閉關復至尤

司太臥處見衆兵方論尤司太被刺事加司騰曰吾堡險甚此奸謀必發自提保得汝輩能否揭其忠心力衛此堡加司騰氣直詞壯衆皆矢言不叛加司騰曰堡牆固衆心較之尤固能死守三日者援師必至諸君旣爲同心同德之人當一力共護主將斷不能舍我謀勇之主將委之無膽小人之手衆皆呼曰安能如此吾輩尙有血腥一點存者決不舍主將而逝加司騰曰善立張吾旗克利生來時亦必出諸意外不謂尙有此軍也遂命西露兀老克佐守堡又命二人駐敵樓門外不令提保得突出部署旣定加司騰復歸視尤司太時尤司太尙靜臥加司騰防其死然實昏憊未死也加司騰視其傷痕尤司太曰此時非顧我之時守堡爲上加司騰曰吾保爾命較堡尤重尤司太張目言曰爾我令名所關係在

此堡之存亡汝當力完此堡也。加司騰述防守大致尤司太心慰。始聽驗其創尤司太左臂被一創其餘尙有數創幸不致命於是出善藥敷之且堅裹之。勿勿出守第一敵樓名漫忒火得爲四樓中之一據極阨要之地此卽獨眼髻窟藏之地。加司騰曰提保得先生聽之汝能居此爲我守之省我隄防多矣是間如犴獄幸疏散自適其適勿罪主人照料之未及提保得曰加司騰先生吾亦欲觀爾之究竟想更有一人獨眼如我者以繩縛爾送歸法王處卽爾之收局矣加司騰曰汝尙自鳴得意耶想吾援師一到汝或爲反舌之無聲鬚大笑曰汝眞小鳥啁啾令人莞爾汝尙望包爾度援師耶加司騰曰汝勿曉辯兵至時則汝自有應得之酬正於此時角聲大動衆目爭東向而望東卽卡珊而克利生之兵已至

塵土衝天。自塵土中露甲光。及矛鋒閃閃。然加司騰往報。尤司太後復至城上。旗號辨爲克利生軍。其來甚衆。並挾弓兵。逐步向城而進。已而止。不卽行隊中。一騎立出。馳近小門。呼提保得似。提保得與有宿約者。加司騰語一弓丁曰。射之。此賊必佛勒樞。加司騰令發弓。丁發矢。適中佛勒樞立殞馬下。賊失其導。大駭。於是斂兵少退。已而隊中復出一騎。吹角示城上人趣降。角聲甫止。加司騰亦命吹角答之。請與克利生款語。誓各不以奸謀相市。克利生如言。縱馬至城外。於是城中下繩橋。開門。加司騰匹馬獨出。從來騎與克利生相見。加司騰至時。克利生已免胄。亦不爲禮。克利生之爲人。出自困阨。瀕死者再。其父爲法皇枉殺。有兄亦見殺於英人。所居爲不列顛內。長年征掠。四分五裂。克利生所閱歷者。均無佳。

境。今以勇士第二流之名噪於法國。然名譽漸隆。而賊心不死。嗜殺。若出本性。頗忠事法皇。以兄死於英。每遇英人。必加仇復。既見加司騰。卽曰。足下之來。何爲。吾方以使者至城下。未及發言。已中暗箭。此外尙有何說。加司騰曰。我不能謂之使者。彼爲吾堡之奸細。欲覓其同伴。爲內應耳。克利生曰。確耶。然則足下之來。將舉堡歸命耶。加司騰曰。非也。特奉主將之令。來言。縱足下力攻斷無降理。請以身與堡俱碎。克利生曰。尤司太尙存耶。佛勒樞來言。爾主將死矣。加司騰曰。否。尤司太在東宮中。有宿仇。仇合羣小。乘吾不在。且乘將軍酣睡。進而圖之。及吾歸來。而主將負重創。幸得良藥。而奸人亦就戮。故主將雖創未中要害。不能死也。克利生將軍爾。須斟酌。果爲男子。安能與羣奸爲緣。乘人於不備。克利生曰。汝言。

良。有。理。吾。亦。不。悅。叛。逆。之。人。唯。各。爲。其。主。旣。得。機。倪。勢。在。不。能。不。
戰。如。足。下。者。亦。法。屬。之。人。不。如。並。足。下。來。歸。否。則。遠。逸。亦。足。圖。生。
可。以。假。裝。趣。行。留。此。島。國。之。狗。歸。吾。烹。宰。加。司。騰。曰。敬。謝。將。軍。盛。
意。不。寧。唯。是。卽。擲。萬。金。於。吾。足。下。吾。亦。萬。萬。不。俯。躬。而。拾。克。利。生。
心。中。甚。異。其。爲。人。卽。曰。善。請。足。下。歸。堡。語。後。加。司。騰。乘。馬。歸。卽。起。
繩。橋。下。千。鈞。之。闊。召。集。弓。丁。備。城。守。呼。馬。丁。曰。汝。備。蘭。石。應。敵。少。
須。敵。人。蟻。附。攻。堡。守。兵。雖。寡。然。嚴。守。四。隅。來。兵。如。潮。均。不。能。上。時。
已。薄。暮。敵。勢。漸。緩。已。而。諸。幕。上。燈。遂。輒。攻。加。司。騰。守。城。萬。聲。俱。寂。
遂。入。視。尤。司。太。加。司。騰。免。胄。拭。其。額。汗。踞。地。而。坐。言。曰。主。將。今。日。
幸。能。支。挂。不。爲。敵。乘。尤。司。太。曰。賊。奪。子。城。乎。吾。聞。喊。聲。已。在。牆。內。
加。司。騰。曰。即。使。敵。入。吾。亦。坐。困。而。已。如。是。巨。堡。守。者。僅。二。十。餘。人。

而敵人多我十倍。胡足以抵。尤司太曰。賊即得外城。而內城尙堅。可得數日之守。加司騰曰。然城固而天暮。賊不辨虛實。故逡巡未敢遽前。吾必嚴守內城。用待援師。唯援師之來。殊未可定。吾堡以一抵百。或太子未知。敵騎之多。吾軍之寡。且叛者逾半。何可恃也。果太子知之。而烹得魯克及夫魯克。必多方沮格太子。令不發兵。尤司太曰。然則大事去矣。卽吾勇敢之壯士。亦萬無全理。今汝且少息。進食。彼此待死。無復他圖。唯一日堡存。則一日當鼓勵吾軍。勿令奪氣。加司騰出。匆匆食已。卽入尤司太臥處。商明日保守方略。加司騰卽臥於地。睡昧極酣。遲明。自夢中呼曰。尤司太。汝夕來安乎。尤司太曰。通夕未睡。想彼此交期。亦垂盡矣。吾非悲爾力戰而死。蓋心愛爾之忠梗爲吾所累。至此田地。滋可悲也。加司騰曰。

卽死何悲。生本無業之人。隨流飄蕩。唯所戚戚於中者。但爾。及亞塞而已。此外初無一人足繫吾心。今主將以少年得爵。可云極榮。乃爲愴猾所陷。枉死於此。吾至爲抱屈。尤司太曰。加司騰無須念我。我宵中思索亦不怨僉壬。但自安義命而已。我思世上但有二人不斥吾短。於是加司騰跪於尤司太之前。彼此立誓同死。爭舉十字架爲證。時已遲明。堡兵爭起。加司騰卽擐甲而出。臨行時。迴顧尤司太曰。吾輩所能者止此。尤司太汝且靜息。非吾戰死敵人。萬不能至臥室之外。爾先爲我禱告不定。此出卽爲死別。彼此當互抱以識。愛尤司太曰。此生當不更相見矣。足下珍重。第行。但願上帝默佑汝也。加司騰一生剛梗。至此亦嗚咽不能言。旣出。倚步登城。尤司太尙聞加司騰大呼曰。汝輩齊。

起勿令法狗見吾輩健碩之狼在窩中濃睡也果法狗卽入吾內墉堅固狂駭亦不能動將徒折其牙果包爾度援師未至之先此堡破者咎將在我不能辭也

第十三章

包爾度城外有廣場綠草芊綿可愛卽在此中太子宮中侍奉小兒用爲練習馳馬試劍之地小兒均貴族且均學武事爲後來之用神宇一一不凡非復猥賤之比在羣兒中有三小兒立於樹陰之中三人中有最小者拾得一矢二人中有稍長者曰此吾前一禮拜所射者舍我外爾二人之力決不至此最小者曰然唯亞塞始足語此彼力倍人三尺以外有名夏雷者言曰射之遠近無別長短長者卽亞塞因曰夏雷爾言非是吾常聞吾季父言英人善

射。前此英與法戰於克利西。英之弓力勝。故法人大敗。夏雷曰。然英人之弦乾。故健而遠。敵人之弦濕。故慢而近。今此矢無論爲誰所射。實無關其輕重。語已自行。年之最少者爲皇孫。愛得僂。得言曰。亞塞聽彼。吾極喜。聞爾談堡中事。及爾季父教爾騎射。試一一語我。皇孫語次。忽曰。爾目乃遙注。彼遠來之騎士耶。此騎士與爾何關。亞塞視馬。卽曰。騎者非英格蘭耶。胡爲乎來。卽起迎英格蘭。且喘且呼曰。賊計成乎。吾季父如。何。未曾死乎。英格蘭駐馬言曰。小主亞塞。亞塞呼曰。但言吾季父不遇險否。英格蘭曰。幸未死。吾來時。被創甚重。不列顛內敵兵已攻堡甚急。故吾來求援。亞塞曰。何至是。英格蘭因述獨眼鬚行刺事。亞塞聞。言以手掩面大哭。皇孫呼曰。亞塞勿哭。吾父必發兵救若父。萬不至死。亞塞顧皇孫曰。

此時舍殿。下無能生吾季父者。宜趣面殿。下陳情。皇孫仍引亞塞之手。曰吾與若同行。於是莫格蘭隨二人入宮。止宮門外。皇孫引亞塞入殿。不見太子。卽曰吾父決在議事之堂。卽沿甬道見有數人方立俟。另有二衛士執戟守門。二童子將入衛士止之。曰殿下方議政。可勿入。皇孫曰。有我在汝勿憂。卽推門引亞塞同入。太子方與諸將論事。忽見二孺子入。卽愕然。皇孫直至御座之前。呼曰阿父速救亞塞之季父。太子微慍。曰此何地。汝敢冒入。趣往就爾母。皇孫曰。我不能行。尤司太已被重創。法人攻堡。尤司太危在旦夕。亞塞悲哭萬萬。不能坐視其季父之死。太子見其子哭。卽曰汝前告我以狀。皇孫曰。適有騎士來。自離宮塵土滿身。言尤司太已中刺客。敵兵圍堡。若不赴救。堡亦立陷。尤司太亦立死。太子曰。尤

司太耶。亞塞汝試言之。亞塞忍痛啓曰。臣季父已被圍。脫不往救。立膏克利生之刃矣。太子座旁一人進曰。尤司太之守離宮。兵力甚足。勿須救也。亞塞大驚。視之呼曰。太子勿聽其言。此人卽圖害吾季父者。以妄言歎殿。下其人實臣季父之宿仇。彼欲令殿下疑臣季父有叛謀。因是圖臣之產。令臣歸其保護。就中取利。故力沮援兵。用售其奸。是人卽在臘布里潛伏。刺客殺帥延敵者也。臣季父部下有副官。方以死命抵敵援師。一緩此勇士。亦立死。季父更不得生矣。語至此。伏地大哭。太子曰。汝勿哭。卽謂大臣曰。此兩孺子聚哭於此。必非無因。汝輩當以兵往視情勢。參道司曰。臣請行。一夕可達。亞塞聞言止哭。仰視參道司。太子曰。參道司舍爾無第二人。足當是任。卽謂亞塞曰。汝不言有騎士至耶。亞塞曰。此人卽

季父部下之親兵。名英格蘭。所乘馬。臣亦辨之。今在衛士值廬中。守候殿。下傳詢。即可入觀。參道司曰。當召其人面詢之。太子曰。亞塞。汝引之入見。已而英格蘭入。語雖無次。然皆屬實。英格蘭語畢。太子賜之以金。曰。爾仍居外食息。與大將同行。即謂參道司曰。汝隨吾入。商酌機要。亞塞曰。乞殿下加特恩。俾臣與參道司將軍同行。省臣季父。太子曰。汝謂彼間佳耶。亞塞力求太子亦諾。參道司出後。卽以兵行。而亞塞亦雄糾據鞍而出。行未十里。已困而欲睡。天暮尤困。參道司令一騎士抱之同騎。明日遲明。兵止。亞塞已醒。聞衆呼曰。吾英國旗。尙存。城未破也。亞塞精神健旺。引目望城。於是英軍大呼而前。與敵軍接仗。鑿撲甚力。參道司大呼曰。吾友克利生。入吾網矣。卽分兵斷敵之歸路。亞塞以馬從參道司過繩橋。

此時參道司一心趣敵。頓忘亞塞在後。堡門大開。敵兵已入外城。於是主客大戰。克利生大怒。戰甚力。參道司亦大呼搏敵。法兵全爲英軍包裹。死者。俘者相續。克利生執大斧。四斫奪路而奔。竟潰圍出。亞塞幸不遇險。已而敵敗。且盡。亞塞在亂軍中。頗搖搖無主。見內門已啓。衆爭奔入。亞塞亦縱馬同入。卽下馬。自人叢中進見參道司。將下馬中有一人。血濺衣甲。扶參道司下視之。則加司騰也。亞塞一見。卽奔投加司騰。而二人並不覺。亞塞之在側。亞塞遂登望臺。至尤司太臥處。見高榻僵臥一人。亞塞企足攀榻沿而視。其人顏色慘白如死。人則其至愛之季父尤司太也。

第十四章

參道司至堡。適當其時。幸不爲敵所得。而尤司太聞勝而悅。創已

半愈。及參道司入視尤司太時。告以獨眼鬚及其黨羽已降。自承爲夫魯克所嗾。太子已下教令考察夫魯克所以讒毀尤司太之故。尤司太大悅。心感參道司。參道司亦喜尤司太之寃得白。卽問尤司太以伊璘娜夫人殯時。夫魯克率人欲奪亞塞以去。有是事否。復問自英至法。何以遲。令滋讐口。尤司太一一告參道司。且引確證。參道司深信其事。允白之於太子。且云。非亞塞揭夫魯克之陰謀於太子。兵亦不出。語後。參道司以囚歸。留兵守堡。並允不久調歸包爾度。爲爾湔滌前汙。更逾數禮拜。尤司太愈。太子下教召歸包爾度。另以人代。尤司太旣以從者歸。見包爾度人爭朝太子之宮。似有喜慶之事。尤司太及亞塞至宮。衛士不聽入。尤司太自陳官閥。衛士始允。加司騰心疑爲演武之事。尤司太曰。詎夫魯

克與我校力耶。然實非是。但見院中寘一木兀如巨質。不知所爲。
亞塞曰。太子姬及皇孫與小雷又得至矣。又曰。太子亦至。堪白雷
伯爵侍太子之右。此外一武將。其人爲誰。更觀則東宮衛士列侍。
太子踞寶座。精神發越。較前爲佳。太子姬侍坐。太子之弟。及其夫
人。亦同列座。其最奇者。則格司琴。卓立其間。皇孫及夏雷二孺子。
分立太子姬之前。尤司太及亞塞。至時。二孺子下階。引手。太子招
手。尤司太疾入長跪。太子引身撫之。曰。尤司太。勿跪在理。我信浮
言。宜與爾爲禮。吾甚抱媿於心。幾食其言。負爾死忠之兄。長尤司
太曰。臣萬死不能報。殿下也。言次。淚泚。太子曰。吾本不當聽言。如
是。之。易。是。吾。過。也。今。日。當。示。衆。以。前。此。之。不。公。請。爾。少。蓋。吾。憲。太
子。引。尤。司。太。之。手。其。狀。甚。親。復。言。曰。此。間。有。一。敵。人。雖。若。兄。之。仇。

然人甚堅樸足恃於是格司琴與尤司太言曰尤司太無恙吾鄰
克利生幸不寘爾於死寘爾武能俾不顯於世太子曰格司琴將
軍此來甚佳卽謂尤司太曰余以書速之來證若兄在疆場之遺
命格司琴曰外臣不知法律第贊言之而已幸能與尤司太晤面
並賀太子之原洗其辜此時角聲大發卽有騎士出其後護以矛
兵中有武將擐甲蒙盾視其徽章則夫魯克也已而角聲止衆集
廣場之中左右排列有一兵官名愛魁替至太子座前角聲復動
兵官發封宣讀則夫魯克之供狀自承不端之行爲欲謀害尤司
太欲將腦布里獻賊就中刺殺尤司太因以賂啗提保得及佛勒
樞諸人罪大惡極已一一縊殺太子立下教將其所執之盾懸於
縊架以示辱復將夫魯克世爵削平遺產充公夫魯克遂下馬立

於木兀之上。有武士以刀斷其試馬輪。參道司自人羣中出。收夫魯克之盾。付其侍者。夫魯克卽自去其刀。參道司斷爲三段。參道司詫之曰。此不顧廉恥之頑。鐵國家不汝留也。力擲之上。復令人去其冑。褫其甲。衆見夫魯克之面。慚沮萬狀。參道司曰。賣國之奴。汝宜速行。衆咸大呼逐之。夫魯克遂逃出宮門之外。外人爭唾其面。夫魯克旣出。而債家叢集。宿仇亦聚待其出。投之以石。非尤司太出而諭止。夫魯克立死於亂石之下。尤司太自行護送納之廟中。令教士勸之爲善。遂赴雅露撒冷朝陵。已而尤司太娶亞格尼司。夫魯克之產。太子悉數賜亞格尼司。而亞格尼司歸英時。尤司太力辭不承其妻之產。則力教亞塞以武技。七年之後。尤司太及其夫人朝王於包爾度。當時佐彼結婚相禮者。均不之見矣。但

見小王雷义得第二襲位。及太后卽黑太子之姪也。尤司太力求
還夫魯克之故爵及產。國王允之。遂赦夫魯克。於是故堡重開。尤
司太加司騰及亞塞。欣悅來迎。亞塞已長。遂爲甥舅如初。



戎馬書生終

戎馬書生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出版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初版
(再版)

(我馬書生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參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英國楊

支

譯述者

閩縣林

支

發行者

靜海陳

支

印 刷 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支

總發行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支

商 務

天津保定奉天

支

印 刷

開封洛陽

支

分 售 處

吉林

支

商 務

西安

支

印 刷

漢口

支

分 售 處

上海

支

商 務

新嘉坡

支

印 刷

福州

支

各省商務印書館代售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二七四五

小史俠賊(小說)

一册 猶太人某。

以重利借貸爲業。有拉佛爾氏抱不平。因百計以破壞之。折老猶之饑牙。拯他人於死地。爲拉氏生下第快舉。

淚情(小說)

二册 哀情。

於軍書旁午時。治官隨提督入台灣。遊挾伎。我軍既敗。割臺媾和。某官與伎有嗜臂盟。至是流落不能歸。牛衣對泣。鍾情獨深。書敍其事。婉曲入妙。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言外有餘痛也。

圖(51)

87

469248

(2)